

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第四十一

御書房藏六

本朝臣工書畫二

蔣廷錫五清圖一卷

〔本幅〕絹本。縱七寸二分，橫六尺二寸九分。水墨畫芝蘭梅竹牡丹。款五清圖辛丑八月。倣元人寫意。青桐居士廷錫鈴印二。揚孫酉君。

鑒藏寶璽

八璽
全

蔣廷錫三益圖 一卷

本幅宣紙本。縱九寸。橫一丈一尺三寸九分。淺設色畫松竹梅。款三益圖。乙未九月摹石田筆。酉君廷錫鈴印八。酉君蔣廷錫生機妙與道俱。一洗膠粉空。青桐居士。青桐軒。青桐。

軒書畫記

鑒藏寶壘

八壘

蔣廷錫畫荷花 一軸

〔本幅〕絹本。縱四尺五寸。橫一尺七寸五分。淺設色。畫荷花蘆葉。一鶯立坡上。款青桐居士。蔣廷錫鈐印二。蔣廷錫印。青桐居士。

鑒藏寶壘

八壘
全

蔣廷錫畫楊梅練雀一軸

〔本幅〕絹本縱四尺一寸八分橫一尺九寸二分。設色畫楊梅一株。棲練雀二。下有萱草。剪春羅。款甲辰六月。倣元人設色。南沙蔣廷錫鈐印二。蔣廷錫印。青桐居士。

鑒藏寶璽

全

王澐積書巖帖 六十冊

本幅紙本六十冊分十部縱橫尺寸如帖式
臨古法帖至宋人書間以前人題跋并自撰
識語甲之一二十七對幅臨比干墓銅槃銘

篆書

原帖文多
不錄後同

自識書武成稱武王克商封

比干墓水經注云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
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
或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民耕地得銅槃

往二尺許有銘一十六字遂據以為墓在偃
師且據以為武王封比干墓之銘三代文辭
古與此殊直遂決知非武王語又其文或則
釋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是焉
寶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
茲焉是寶彼此互異究竟不可識別雖有博
雅君子可據何者是與余以其字特奇古聊
復摹此一本以存其舊雍正七年歲在己酉

後七夕琅邪王澍書於九龍山齋又臨壇山
石刻四字自識石周穆王壇山石刻在今贊
皇縣南一十三里壇山上穆天子傳云穆天
子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
巳志其日也宋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
人模此字州將劉莊因鑿移郡廳筆法圓勁
純是小篆故趙明誠金石錄以為疑然岐陽
石鼓作于周宣時距穆不遠亦已多用小篆

於壇山石刻又何疑乎此石今移置儒學戟
門老友成乾夫令贊皇曾搦一紙見寄余從
錫山秦氏借得文待詔所收善本遂絕人事
而精摸之雍正五年歲次丁未閏三月朔旦
虛舟澍書於二泉精舍鈐印二虛舟恭壽又
臨延陵季子墓碑自識延陵季子墓題字世
傳以為孔子書故淵明季札贊有夫子戾止
爰詔作銘之語張燕公謝碑額表亦云孔冢

季札之墳秦存辰季之壘據此十字信為孔子書李陽冰學繹山碑得此而後變化信不誣也但淳化所收字小而延陵石極大一書而大小不同如此故歐陽公謂孔子未嘗至吳此十字決非孔子作然篆法敦古即非孔子亦決不是漢以後人書淳化所載一十二字乃後人因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君子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書

決矣張司直云舊碑湮滅元宗命殷仲容模
搨今此碑正殷仲容所模余稍為收束令就
吾尺幅取便裒冊若其字勢固不敢分毫增
減也又識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一十
有三字內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淳化字畫如
一或者後人行此題墓上按十字碑唐元宗
命殷仲容摹搨大歷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
申碑跋可證閣帖刻於宋淳化中遠出十字

碑後謂閣帖縮取此碑則可謂此碑衍閣帖
可乎又閣帖十有二字此誤以為十三本不
足置辨書之以當一笑又臨比干墓題字自
識比干墓題字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
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石斷
闕止存其四而墓字復不完世傳以為孔子
書按隸始於秦孔子時不應遽有隸書故秦
觀以為是唐人筆愚意此四字筆力隋古唐

人所不能及當是秦漢時書古人云買王得
羊吾願已足即非孔子猶得秦漢三代彝鼎
孰重是歟又臨詛楚文欵雍正五年歲次丁
未冬十有二月朔旦良常王澍摸於錫山鳳
光橋東寓舍自識詛楚文世有三石董廣川
云初得大沈湫文於邠又得巫咸文於涓最
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以質於神
者則隨其號以異此其祀巫咸文也歲久利

樊廣川氏據舊本補完之余借得錫山秦氏
所藏文待詔本與絳汝二帖所刻校勘毫毛
不異因據文氏本摸之筆法簡古在大小篆
之間其篆法將變時書歟丁未十二月既望
又臨五鳳二年碑自識金開州刺史高惠喬
題記明昌四年詔修孔聖廟直靈光殿基西
南卅十步土中得此石石側有文曰五鳳二
年者漢宣帝年號也曰魯卅四年者餘孫孝

王時也世所傳隸書多是東漢其在西漢僅此一十三字耳隸法朴拙真無上太古真書落月晨星難可多得矣又臨永初二年討羌符自識東觀餘論云近歲闕右人發地得古甕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皆章草書古雅可喜然徃徃散亂不可考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按後漢書安紀永初九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

之二年正月，隲為羌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獠，畔戾，夙夜克己之語。十月，庚寅，任尙與羌戰於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隲大將軍。台還，則此簡所謂車騎將軍者，即鄧隲也。所討畔羌者，即先零也。然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而安紀七月復有戊

辰之詔蓋紀誤又按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
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
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
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
丁未正合也若據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
九月矣又與簡不合亦紀誤也又紀書永初
二年冬召騰還而騰本傳元年冬即書召還
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傳稱元年召

還亦誤也。當以簡為正。甲之二二十八對幅。
臨石鼓文。每鼓自識。右第一鼓。薛氏楊氏次
居八。鄭氏次居三。施氏次居一。潘氏劉氏皆
後一文一十一行。行六字。凡六十六字。重文
十。凡七十六字。一十九句。今石本存字。全者
四十半者一十九。凡五十九字。余以舊本參
考。得七十四字。右第二鼓。薛氏楊氏次居五。
鄭氏次居一。潘氏劉氏朱氏皆次居二。今從

二文九行行七字末行五字成文凡六十一
字重文六凡六十七字一十七句今石本存
字全者二十九半者十六凡四十五字余參
考舊本得六十六字右第三鼓鄭氏次居四
薛氏潘氏諸家皆次居三今從三文十行行
七字末行六字成文凡六十九字重文五凡
七十四字今石本存字全者三十五半者十
九凡五十四字余以舊本參考得全字六十

有七右第四鼓惟鄭氏次居五薛氏潘氏諸
家次皆四今從四文十行行七字末行六字
成文凡六十九字重文三凡七十二字今石
本存字全者三十一半者一十六凡四十七
字余以舊本參考得全字五十有七周秦刻
石音釋作行六字末行五字成文非今第七
行陽字右半勿文猶存可據右第五鼓薛氏
次居九鄭氏次居八潘氏劉氏諸家次皆五

今從五文一十一行行六字成文凡六十六
字重文二凡六十八字今石本存字全者十
半者八凡一十八字余以舊本參考得全字
五十有四皆斷闕不成文故但以其字之可
考者存之不復空闕下六七八鼓同此右第
六鼓薛氏次居七鄭氏次居二潘劉諸家次
皆六今從六文一十一行每行上有闕字不
可知其數今石本存字全者三十六半者五

凡四十一字重文三凡四十四字余以舊本
叅考得全字四十有四余按施氏謂此鼓乃
向傳師皇祐間所得者傳師磨去其頂刻當
時得之之由故每行止存四字皆斷闕不成
文潘氏云五代之亂此鼓散落民間穴其中
以為白故今所存皆斷闕二說當以潘為正
傳師既能搜訪決不忍利損成文而刻得之
之由僕嘗數詣石鼓下摩娑審視此鼓果穴

頂為白蓋愚民不知護持見石圖可白故任意穴毀耳四字上或闕二三字皆不可考周秦刻石音釋云行五字末行二字成文未足據右第七鼓薛氏次居一鄭氏次居九潘氏諸家皆次七今從七周秦刻石音釋云文十行行七字末行三字成文重文三闕四十二字劉云石刻凡九行行六字文五十六重文四共六十字一十五句潘本尚存十四字今

石刻剝落殆盡僅存字全者三半者四凡七
字行數或十或十一每行字數或六或七皆
不可定余以舊本參考得全字三十有四右
第八鼓薛氏次居六鄭氏次居七潘劉諸氏
次皆八今從八周秦刻石音釋云文五行行
五字作重文者一凡二十六字未足據施本
尚存十三字潘本止存一字今盡磨滅余以
舊本參考得字一十有六重文一凡一十七

字右第九鼓薛氏次居二鄭氏次居十潘劉
諸氏皆次九今從九文一十五行行五字末
行四字成文凡七十四字上下皆磨滅重文
不可考周秦刻石音釋云作重文者七凡八
十一字二十句每行以次而低潘本存五十
二字可讀者七句今石本存字全者二十一
半者二十七凡四十八字余以舊本參考得
全字五十有六右第十鼓惟鄭氏次居六薛

潘諸氏次皆十。今從十。周秦刻石音釋云文
十行。行八字。末行二字。成文。作重文者五。闕
三十五字。按此則當為七十四字。並重文五。
為七十九字。潘本存二十五字。今石本存字
全者止大又二字。半者六字。凡八字。余以舊
本參考。得全字三十有八。總識周宣王畋於
岐陽紀銘石鼓史籀書。今在京師太學戟門
之內。鼓凡十。左右各五。似鼓而員其頂。文環

刻於僊高下多寡不一全文凡六百有七字。今石本存字全者二百有七半者一百二十凡三百二十七字。余以舊本參考得全字五百有七為積書巖考正石鼓定本又識此千古書學之祖其前惟有大禹岵嶻碑周穆王壇山石刻四字耳岵嶻既荒忽不可據壇山石刻亦在疑信之間獨石鼓傳流有緒為太古無上第一正書而自宋元來議論紛紛不

可究詰。朱晦翁謂蘭亭如聚訟石鼓之聚訟，殆當十倍蘭亭也。余謂此等書正不須多為議論，但觀其結體之精，用意之妙，初若無意於工，而縱手所如，信縮變化自成結構，如孔子之七十從心不踰，書中之聖篆學之神也。李陽冰窮極心力，平生自負，亦但云斯喜之後，直至小生，其於史籀猶退然未敢攀仰。蓋雖丞相斯對此，猶覺排比有跡，宜陽冰之望。

而却走也。余向在京師，親詣鼓下，精搨一本。雖利槩已甚，而其存者，蜿蜒高古，一字之在，等於球圖。况尚餘數百字乎！精思十許日，屏當塵事，摸此一本，未能屆其萬分之一。良深媿負耳。雍正六年太歲戊申，夏六月廿有七日，良常山下人王澍臨於九龍山齋甲之三。二十三對幅，臨華山廟碑自識碑，以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毀去。世間傳本甚少。曩在京時

從高邱宋蘭暉檢討齋頭得觀漫堂家宰所
藏宋本即王徵君山史所得之郭允伯者文
甚完好惟未行闕一兩字耳蘭暉藏古甚富
有皆以事實於人此碑獨愛惜之弗忍去余
欲從蘭暉借摸蘭暉靳固弗肯也去年秋客
廣陵西唐高山人雙鈎一本遺余余得之喜
遂精意摸此一本戊申四月九日又識徐浩
古蹟記以碑為蔡中郎書漢碑多不載書者

名字徐浩之語必有據依或可信也碑未有
遺書佐郭香察書歟世遂以為郭香察書顧
天山云蓋一人市其石一人察其書乃察竦
他人之書非郭香書之也然愚意郭香書佐
耳何敢察泣中郎之書所云察書猶今所云
校書相似當時緣是中郎書特矜重故於刻
時更遺一人校勘其合否耳以其矜重故載
此歟并勒碑始末丞掾諸人名氏盡載之漢

碑所未有也。朱竹垞先生稱此為漢隸第一品。此可信矣。甲之四二十對幅臨婁元考碑。自識漢婁元考碑。宋時在光化軍乾德縣。歐陽公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以墓在穀城畧中。遷碑還縣。立於敕書樓下。光化今為湖廣襄陽府。不知元考此碑。亡自何時。隸釋云。題額有元儒婁先生碑六篆字。碑陰可見者五十四人。漫滅者四人。余在京時。從何義門。

先生借摸正文一本額與碑陰均未見也前
人論隸書在方勁古拙斬釘截鐵自谷口出
而漢法大壞不可不急以此種救之丁未至
日甲之五二十九對幅臨曹全碑自識曹全
碑出自萬歷間在今西安府郃陽縣蓋全為
郃陽令時三老故吏等所為刻石紀功者也
余在京師得初斷本五以其四分餉友用而
獨存其一正文完好無闕唯碑陰闕一兩字

耳碑陰凡五十七人顧苓漢碑目僅稱五十
六人當由處士歧茂標列碑陰上方搨本偶
未之及故僅以為五十六耳七夕書又識漢
隸有三種一種古雅西嶽是也一種方整婁
壽是也一種清瘦曹全是也西嶽婁壽石刻
已亡獨曹全完好無闕三碑既足槩漢隸又
皆漢隸所絕少故余所臨止此三碑也又識
鄭女器隸書絕有名於時要止學得曹全一

碑耳。世人耳食見女器書竟如伯喈再生一
涉方整便目以為唐而厭棄之實則漢唐隸
法體貌雖殊淵源自一。要當以古勁沉痛為
本筆力沉痛之極使可透入骨髓一旦渣滓
盡而清虛來乃能超脫故學曹全碑者正當
以沉痛求之不能沉痛但取描頭畫角未有
能為曹全者也。女器作書多以弱摹描其形
貌其於曹全亦但得其皮毛耳。去古日遠真

傳殆絕乃使此老冒一世盛名可為一歎也
明日又書此二條又識僕嘗說歐褚自隸來
顏柳從篆出蓋古人作書必有原本曹全碑
褚公原本也今觀聖教序有一筆不似曹全
碑不細意體之見古人一點一畫定有據依
方知下筆之不可草草也九日早起書甲之
六十九對幅臨唐本鍾繇賀捷表自識唐摸
鍾太傅賀捷表後列銜名乃開元五年所題

署表昂論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此表用筆
一正一偏脫然畦徑之外與世所流傳本不
類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鍾書隸意未
除此又鍾書之最近隸者也歐陽公集古錄
謂表稱戎路兼行履險冒寒曹公以建安二
十四年冬軍於靡陵曹仁徐晃破羽後未嘗
出履險冒寒之語可疑又稱關羽已被美刃
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為仁所敗而走後

為吳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按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王軍。糜陂至正月始還。操本欲十月還洛。以權乞討羽。遂至正月乃還。表所謂履險冒寒者是也。是年閏十月。曹仁徐晃破羽走之。十二月。權始殺羽。表稱關羽已被矣。刃者謂羽已為曹仁等所破。乃賀其破羽。非賀其殺羽也。又魏志稱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十

月賀捷有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之語而後銜
但署南蕃東武亭侯不稱太傅也蕃集韻蒲
康切地名前漢地理志注邾國也讀作蕃鎮
之蕃誤凡此皆本黃長睿東觀餘論以詞繁
而未能盡理故更著之虛舟老人記又臨戎
路表自識此絳州古刻鈴印一恭壽又臨薦
季直表並陸行直跋鄭元祐跋表恭二跋又
臨宋本力命表自識山陽周白民所藏宋本

致佳桐城方貞觀携入京師借臨此本鈐印
一虛舟又臨越州刻力命表自識此越州石
氏所刻清真古澹韻在格外與世間傳本迥
絕余從秦廿二五輯處借摹視去年所臨別
是一種風格因並存之丁未閏月朔日虛舟
書鈐印一戊申人又臨調元表自識世傳鍾
太傅表凡四季直力命賀捷宣示皆絕烜赫
有名者此調元表宋時絳潭等帖皆有之而

潭帖刻自唐貞觀模本尤為真正。太傅變隸
為楷其書仍具隸法。翫此猶信鈴印一。若林
父印又臨還示帖雪寒帖乙之一。二十對幅
臨章草急就章款。雍正五年歲次丁未夏四
月廿有二日良常王澍臨於鳳光橋東寓舍
鈴印一。恭壽自識。秦兼天下丞相斯作蒼頡
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漢興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今皆不傳

存高紳學士家海字不全本耳。明季收藏家
乃有唐摸二本。一頁觀六年褚遂良奉勅審
定。一則新安吳用卿所藏褚本在涿鹿馮伯
衡家。端謹有餘。頗乏勝槩。惟吳氏本筆勢精
妙似柔而剛。似謹而逸。邢子愿所謂既純且
繇亦溫而栗者。信為得之。宋僧希白潭帖所
刻。與吾家鬱岡吳氏餘清兩刻可謂惟妙唯
肖。余臨此風力亦正不減也。虛舟老人鈴印。

一。戊申人。又臨黃庭經。自識武進唐荆川先
生藏右軍父子小楷兩種。大令十三行。今尚
在唐家。其六世孫蘄門宗伯球圖守之。非好
古深識人。不以示也。黃庭經向為莊丈雲襄
所得。雲襄歿。其子留相負不能存。遂以質米
於人。汪生中立為余贖取。寄至京師。遂為余
所得。玩其筆法。柔閑蕭散。神趣高華。迥與世
俗傳流本不相類。自當為天下黃庭之冠。余

臨此凡五易紙乃就稻兒觀之當知老夫一段苦心也丁未五月十有八日書鈴印一王郎又臨曹娥碑欵雍正五年三月廿有四日。虛舟老農臨鈴印一。若林自識。孝女曹娥碑。元文宗以墨跡賜鑒書博士柯九思上有宋高宗跋。但云晉賢書曹娥碑不名右軍而文待詔稱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則又目以為右軍。迄無定論。余嘗說論。

晉唐小楷於今日但須問佳惡不必辨真偽
數千年来千臨百摸轉相傳刻不惟精神筆
法全失。并其形模亦盡易之故求大楷於唐
人碑碣。雖斷食之餘。僅有存者。猶見唐人本
來面目。若求晉人小楷於今之類帖。腐木濕
鼓了之。高韻豈惟不得晉。并不得宋。如此碑。
正不必定目為右軍。但得古雅純質。如宋越
州石氏本。雖目為右軍可也。即日又書鈴印。

一。王郎又臨摸本曹娥碑。歟。雍正五年五月十日臨自識。此與元本字跡不同。文亦小異。未知何人所摸。或目為李北海。疑未敢信也。原本肅括。此書縱逸。故有北海之目。然晉唐小楷至今百無一真者。但令摸勒不失古法。便足愛翫。正不必硬差排一人以為鎮也。此本廿年前曾於昆陵市上見之。以貧故未能得。去年九月從同年程午橋太史處再見之。

如遇故人因借摸一本。虛舟老人記鈴印一
謝。又臨誓墓文。又臨臨鍾繇宣示表。自識。右
宣示表。宋御府所藏。與世俗刻本迥異。此當
去真不遠。鈴印一若林。又識黃伯思云。尚書
宣示真跡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
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
脩平日所寶。納置棺中。真跡遂絕。此本乃右
軍所臨者。既賀捷表。唐人摸本。一正一偏。真

有意外巧妙。此表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然比於賀捷。則故有間矣。意爾時矜心作意。亦未免有模擬之跡。耶。余據伯思所鑒。歸之右軍。又臨丙舍帖。自識。曩在京師。見宋搨丙舍帖精本。於太倉相國家。蓋奉常公所遺。精彩煥發。十倍凡刻。以油箋摸得一紙。精意追取。略有是處。丙午六月十有四日。虛舟鈐印。一王郎。乙之四三十三對幅。臨王羲之豹。

奴帖自識右軍豹奴帖見希白潭帖中右軍
平生作章草唯此一帖耳大令江東帖乃是
後人依託不足錄故闕之鈐印一戊申人又
臨寶晉齋刻破美帖自識董氏戲鴻所刻右
軍書多據曹之格寶晉帖入石此帖亦本曹
氏而米老標題既有異同帖後楊少師等題
識又俱脫失今年秋余到揚從涂氏借得寶
晉宋本細意臨摸收之積書巖帖中以補戲

於世獨黃門令史游急就篇在耳。顏師古序
所載尚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
今亦尠有存者。宋時葉夢得石林集尚載皇
象索靖兩家。今俗流傳亦復寥寥矣。海寧陳
氏玉煙堂所刻不名何人書。玩其筆法與官
帖所載皇象文武帖正同。夢得所云規模簡
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者。此其
近之。幼安秀勁。故當別是一格也。章草自唐

以後無能工者而皇象書跡尤少故志心臨
寫以示後昆鈴印一虛舟又臨皇象出師頌
自識後有頑闇一帖骨韻凡猥的是後人依
託黃伯思以為曹植鷄雀賦同一偽跡篤論
也乙之二二十八對幅臨晉宣帝書自識十
七字劉次莊釋文云是晉宣帝書宣帝司馬
懿也帖首云之白似之字為其名謂為宣帝
未可定故伯思疑為未然然書特古雅與一

切偽作不同。姑仍其舊。未得主名故也。又臨
晉武帝書自識。此晉武帝書。或於紙末加王
羲之三字。歟。虞伯生竟目以為右軍書。誤也。
今據汝帖改正。鈐印一澍。又臨齊王攸書。自
識。齊獻王善尺牘。為世所楷。書斷稱其蘭芳。
玉潔竒而且古。淳化但稱晉侍中。置第三卷。
顧從義云。攸封齊王。幾為太子者。數矣。合置
司馬道子之上。今從顧氏改正。又臨衛瓘書。

衛恒書自識黃門書勢祖效成公而謹嚴有
餘成公嘗云我得白英之筋恒得其骨即此
一十七字風骨蓋可見矣又臨杜預書又臨
索靖出師頌自識黃伯思以此為蕭子雲書
宣和書譜則以為索靖弇州山人彙云出師
頌有兩本。一祐陵御題為索靖書一則米友
仁以為隋人書竊謂友仁語臆決無據自不
足為定論此書筆法精古氣韻幽深。在于雲

上當是索靖而鑒者多不能決存疑可耳又
臨月儀帖自識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
其趣尚大為過疎米元章謂月儀不能佳只
唐人爾無晉人氣格董廣川所謂十一章稱
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毗晚殆唐人臨寫近
似黃長睿亦以月儀為贗物余竊謂以月儀
為幼安真跡者固非以為唐人書者亦過觀
其文字卑靡殆齊梁間人所為即其書雖乏

晉人澹古風韻亦無唐人方幅氣習亦應出
齊梁間人手余曾見齊梁碑刻數十種筆法
勁峭形貌雖不同精神與此正合以其近似
靖書故日以為靖耳又臨掌稷帖又臨勞倦
帖又臨嵇康歇山帖自識世傳中散與山公
絕交書乃唐李懷琳所作此歇山帖體勢自
然意不在筆乃是真跡也又臨山濤啟事帖
自識巨源啟事帖筆殊樸略此乃蕭散山公

風範茲可識已又臨阮咸竒醉帖自識章續
品書列阮仲容行草於中品之上此竒醉帖
筆力豪縱恐難乎為之上者又臨劉靈戰國
策帖自識廣川書跋云長安李丕緒得晉七
賢帖劉伶書尤怪詭此三行者其殆是歟靈
史伶伶自書作靈蓋史誤也又臨向秀華嶽
帖乙之三二十五對幅臨王羲之霜寒表二
段自識右霜寒表二前表為吳用卿所藏真

跡刻餘清帖後表則絳州帖所刻前表流麗
後表古雅不可軒輊故並錄之雍正四年夏
六月九日盧舟臨并記鈐印二盧舟恭壽又
臨樂毅論款雍正五年五月十六日臨付稻
孫自識官奴大令小字右軍潛於後掣其筆
不脫故書此示之緣是庭訓故筆法端謹為
右軍楷跡第一頁觀十三年勅馮承素等勾
摸六本分賜長孫無忌等諸人終宋之世惟

鴻之闢丁未九月鈴印一二泉寓客又識東
觀餘論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
襄於伊水遂入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
行此帖所叙桓公摧破羌賊及喜仁祖小差
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
方遯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
乃歎宣武之威畧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
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引使才

猷約紛弗先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攬
之深為興歎長睿此跋深得右軍之心無復
加矣又臨宋搨破羌帖並米芾等跋自識此
右軍真跡米老據舷欲墮乞得於韓持國者
也既自為之贊又請諸同志者交為之贊一
贊不已且再三贊之又特自書於後其珍重
愛玩之意纏綿切至可見已世俗刻本但存
米贊劉汪黃誥等贊皆無之不知後五贊亦

米老書也。康熙己丑館於毘陵。從市上得宋
搨全本。驚喜之。至不殊。米老得右軍真跡時
常為友用臨之。忽忽二十年。計所臨者不可
勝數。未知與此優劣何如也。雍正丙午處暑
日。恭壽老人記。鈴印一。虛舟。又臨寶晉齋刻
裏鮪帖。并米芾贊劄。自識裏鮪墨跡。曩在京
師。曾一見之。孫北海知止閣所刻。但摸得右
軍十八字。薛道祖贊。則畧具形似耳。余於維

揚涂氏借得寶晉帖宋本後并有米老一劄
皆世所未有因並臨之虛舟鈐印一王澐又
臨墨跡裏鮪帖自識真跡藏孫北海少宰家
余曾一見之并見子昂所臨三紙也鈐印一
虛舟又臨米芾裏鮪帖跋自識偶檢米老帖
有此三行雄絕一世特臨於後米老所見摸
本耳尚絕歎以為奇若使當年得覩真跡恐
當以樂死恭壽鈐印一若林又臨袁二謝帖

自識真跡在儼齋大農公家嘗從借觀一宿而還鈐印一若林父印又臨行穰帖並董其昌跋自識思翁釋文還哀作還示按哀字中筆右拂疑當作哀姑存其說以俟知者丁未九日虛舟老人箋鈐印一王郎又臨思想帖並趙孟頫跋自識右唐褚河南摸右軍思想帖吾邑虞玉雪先生所藏後歸新安吳用卿太學今不知所在矣余所臨據吳太學餘清

齊本餘清佳刻。故是中郎虎賁也。趙跋後水
晶宮道人小印。為子昂手鐫。傍有大德六年
三月作於西湖舟次孟頫十四字款。石黑如
墨。精妙無匹。遂以印之鈴印一虛舟。又臨奉
橘帖尊體帖平安帖黃耆帖得期帖固極帖
熱甚帖諸患帖。又臨十七帖自識石一十七
帖。豐考功南島所藏。南唐古刻也。閣帖以下
皆無之。唯董氏戲鴻堂畧見一兩帖而摹刻。

凡陋不逮此遠甚。余以康熙丙申獲自京師，以為右軍諸帖之長，心摹手追，不啻百數。今日早起，獨坐雨窗，精心臨放，一過頗有入處。得意得意，雍正四年夏六月四日，虛舟老人書於梁鴻溪上小樓鈴印一澍。乙之五。二十二對幅臨王羲之極寒帖、建安帖，又臨追尋帖。自識。米云：此子敬代父書。伯思云：非也。字勢圓緊，既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

盡惟在子章耳。獻之壽四十三，無子，與此不合。按右軍七子，元之早卒，此當是元之卒時語。又臨問慰帖自識黃伯思，目此為偽，當以白下耳字忽然狂逸為不似右軍門法耳。實則此帖清圓如珠，溫潤似玉，與官奴等帖同，是一種神妙。末一耳字當是庸妄人信手增入，亦猶龍保帖末之誤增之字耳。余故斷然去之。又臨極寒帖、建安帖、追尋帖、又臨快雪

帖三本并米帝趙孟頫跋自識右軍快雪帖
米老所藏與趙魏公所跋各是一本雖字跡
相同要之定非一帖不獨趙本下有君倩兩
字為可證其非是也又董思白言快雪帖相
傳為右軍正書此在真行之間米老亦有此
論則快雪帖已有三本矣果據何者是乎正
書舊有以霜寒帖誤作快雪之語可不復論
米趙兩本中必有唐人雙鈎一本以其廓填

精妙不可辨識故米趙二公據以為真耳戊申六月十三日二泉寓客臨并書又臨大道帖並趙孟頫跋自識大道帖余既目為米老所臨歸還米芾氏矣既思吳興精鑒古無儔匹吳興既定為右軍僕敢不以為右軍乎因從吳興所鑒仍還之右軍丁未長至後九日虛舟老人記又識吳興跋純師內景亦復精絕又臨宋搨官奴帖又臨墨蹟官奴帖自識

右官奴帖真蹟冷金箋書有明神廟時在新
安許文懿家後歸吳用卿太學董宗伯所模
入戲鴻帖者即此也然較余所得宋搨本字
跡既殊工拙亦異此為真跡彼所模刻者又
當何據耶去古既遠真贋難辨此僕論晉唐
行楷所謂但當論佳惡不須辨真贋者也以
其為真跡故聊復存之耳丁未五月五日虛
舟老農記鈐印一王澍印又臨官奴二謝二

帖自識官奴二謝真跡明季在新安吳用卿
家余所得宋搨精本乃毘陵楊氏所藏王潤
珠圓下真一尋鬱岡快雪祖刻也又臨道護
帖自識右軍道護帖世所罕見獨僧希白潭
帖中有之耳特為拈出鈐印一虛舟乙之六
二十一對幅臨王羲之二十四帖自識維揚
涂君呈書藏得曹之格寶晉帖宋本所載右
軍帖半屬世所未有因屏人事臨得之侘日

重過維揚當德忠呈書重刻之石嘉惠後學也。丁未九日鈴印一恭壽又臨五帖自識右五帖宋本下司寇家物鈴印一恭壽又臨長風賢寶二帖自識二帖唐摸真跡向為吾家損翁先生所藏。刻鬱岡帖中以校閣帖相去霄壤此知唐摸之可貴而閣帖政不足據也。特難與耳食者道耳。鈴印一澍又臨丹陽已至二帖自識二帖亦唐摸鈴印一半軒道人

丙之一二十七對幅臨王羲之宋雪溪堂本
四帖自識右四帖宋雪谿堂古刻豐考功所
藏余得自京師今歸吾友沈太學凡民矣又
臨豐坊藏本二帖自識二帖亦豐考功所藏
又臨淳化閣帖本十六帖又臨長風帖自識
米老以此帖為齊梁人書伯思以為右軍早
年作按右軍有每念長風不可居忍一帖此
云得長風書當是一人松穆松也亦右軍帖

所常見意皆是王謝子弟而寡見未之詳耳
其辭語亦是右軍吐屬故當以伯思之言為
正又臨淳熙秘閣續帖本八帖自識右八帖
淳熙秘閣續帖所刻比於淳化官帖殊清迥
有出塵之姿右軍風裁去之應不甚遠丙之
二二十四對幅臨王羲之三十七帖鈐印一
恭壽又臨頭眩方帖并潘師旦跋自識黃伯
思東觀餘論云政和丁酉六月七日襄州教

授丹陽陳君孝友見過云宗寧間彭諫議君
時守潯陽後兵於山間劖石得一大石中空
內有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刻文即此碑也
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解緣何有此碑。逸
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於石
蕪沒已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於石間與。當
時伯思所得陳教授本即潯陽元刻。比絳帖
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余未覩元刻僅從絳

本臨模然清圓變化故是玉潤帖一色筆墨
米老目為永興書恐是皮相丙之三二十八
對幅臨王羲之七帖自識修齡王胡之也亦
稱司州時北中郎將荀羨以疾徵還朝廷以
郗曇為羨軍司代羨都督徐兗等州軍事此
云重熙使西與別蓋將往代羨時語也又臨
三帖自識重熙郗曇字右軍妻弟也按晉史
北中郎將荀羨有病朝廷以曇為羨軍司加

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除曇北中郎將都督
徐兗青揚諸軍事。帖云荀侯疾轉佳荀侯即
荀羨也。此蓋重熙假節鎮下邳時書。朝廷以
曇代羨右軍意實不欲其去。故云得勉。此役
當可言也。勉即免字。大令帖阮新婦勉身得
雄亦作勉。末云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處
理。愛之甚。故憂之深。後果以與賊將傅末波
戰不利。降建威將軍尋卒。蓋遂知其必敗。故

云如此甚可憂也。前帖云重熙患氣懸情，蓋是其假節後病時語。下知足下連不快帖，雖不名重熙，然詞意書法與前帖一同，決知其即為熙也。惟前面熙存亡正爾一帖，乃是偽作，故不足錄耳。又臨二帖，自識桓公者，桓溫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以桓溫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帖所云桓公當陽者是也。溫以是年秋八月破姚襄於伊水，遂入洛方

其被命半年。尚未入洛。而意其必能克敵。故云。久當至洛也。蔡公者。蔡謨也。謨數議防虜。甚有算畧。為國倚重。以永和十二年卒。故云。蔡公遂委薦也。顧汝和以蔡公為謝琰。按琰以破苻堅封望。蔡公在孝武帝太元八年。遠出桓公至洛後。又琰封望。蔡公非封蔡公。决知非琰也。仁祖謝尚也。桓温北平洛陽。請尚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不行。故云。

疾更委篤也。右軍有桓公至洛及桓公摧冠
固不如志兩帖。此云久當至洛則尚未至洛
當在兩帖之前也。又識大觀以謝光祿亦垂
命合上為一帖。此帖語勢實援上來即非一
帖亦定是一時語。今年凋落可哀。歎即當今
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之意。故仍
以麗桓公後。又臨二帖自識伯思云。安西使
翼也。翼之鎮荊州以石虎邪暴婁表請北伐。

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
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
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亦目為常言及
聞其移鎮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
想克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為當
猶趙充國之討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
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
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蔑

一統之功此志士之所嗟慨也又臨二帖自
識謝萬字萬石右軍與萬為輩行故或稱萬
石或稱阿萬也桓公經畧中原以萬為豫州
都督前帖云阿萬守萬火灸不得力而從事
已至甚無計蓋是其將往豫時適有疾也後
帖云萬石轉差灸得力不蓋聞其病少瘳而
不知其果得力於灸否也兩帖正相首尾又
臨一帖自識右軍與王述情好不協述先為

會稽以母憂去郡右軍代述止一吊遂不重
詢述甚恨之及述都督揚徐諸軍事檢察會
稽苛急右軍疲於簡對故有吾無故舍逸就
勞歎恨無所復及之語蓋將辭郡時與人道
情曲如此耳非與述也伯思乃謂逸少與藍
田方隙豈復自章逋滯夫以右軍之清真雖
與述道亦復何害豈若後世之周章回互者
哉無何果辭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出

既已誓墓旋即辭世是懷祖之檢察適以成
右軍之高服食采藥登岷領峨眉皆此以後
語則此一帖正右軍出處之闕矣又臨二十
二帖丙之四三十對幅臨王羲之三十三帖
自識周益州名撫字道和咸和中監巴東諸
軍事益州刺史永和初桓公征蜀以撫督漢
中巴西四郡軍事鎮彭模以功累遷建城縣
公在州三十餘年卒右軍與之往復帖凡數

十今十七帖大半是也此邛杖兩帖後帖亦
在十七帖中前帖蓋偶遺脫耳又臨一幅自
識常侍周孝侯處第三子札也按晉史周處
拜散騎常侍在晉未度江之前其子札亦拜
散騎常侍在度江後正與右軍同時知當是
札也又臨十四帖丙之五二十五對幅臨王
羲之十七帖并草書勅字褚遂良識鈴印一
王澍印自識唐模硬黃十七帖前明神廟時

藏臨邑邢太僕子愿家子愿手自鈎模刻石
來禽館為天下十七帖第一比之世俗流傳
本少一十五行蓋脫失也此宋搨全本為錫
山秦氏所藏不惟與世俗流傳本天地懸隔
并與唐模亦微不同如字之為_口差之為_去
不之為_口橫之為_橫筆法全異余見十七帖
不下百數來禽館刻本外惟此為最愛取恥
菴王孫所贈白宋牋精模一本流示子孫雍

正四年七月朔旦越三日良常王澍臨於梁
鴻谿上寓樓鈴印一恭壽又識十七帖多言
蜀中事自昔相傳以為與蜀郡太守書黃伯
思言淳化第八卷有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帖
十七帖中亦有去夏足下所致邛竹杖皆至
帖則知此蓋與周益州者益州名撫字道和
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為
益州刺史鎮彭模擊范普獲之益州更封建

成公在官十年卒則知此廿許帖多與益州書雖未必盡然要之與益州者居半也又世所傳右軍帖多吊唁語此卷惟有老婦疾篤一帖餘皆無之昭陵當時收右軍帖最多每以丈二尺為卷因類其談蜀事者為一卷而

以他帖詞語蘊藉者足成之遂為右軍烜赫有名之書以卷首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非數止十七也即日燈下又書又識淳化帖右

軍凡三卷偽作十居三四元章辨別淄澠較
若鳧雁固緣識力之精然孔子七十從心不
踰陽虎雖貌似然苟非匡人未有不一望立
辨者右軍書雖鳳翥鸞翔實則左規右矩唐
文皇所謂煙霏霧結狀欲斷而還聯鳳翥龍
盤跡似竒而反正者於十七帖便可見之來
者但以此為之準繩稱量淳化即真偽可一
見而決何事一波一磔研同索異始標定力

乎明日早起書又識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
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圓而不矩無方而不規
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究竟一
步不離步步縱舍至於能縱舍斯謂從心不
踰右軍化不可為其底蘊不過些子顛素只
此些子差所以永墮異趣又識條爾有省書
此兩條已裁湏面大快大快虛舟記鈐印二
右軍子孫虛舟丙之六二十四對幅臨宋搨

本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并柳公權跋柳瑑
跋周越跋自識此唐荆川先生所藏宋搨精
本今尚在其六世孫薊門宗伯家余曾借摸
入石不減元搨也鈴印二虛舟淑躬堂印又
臨唐模真跡本自識此書結構別有風神其
褚公所臨乎又識此梁谿安氏所藏唐模墨
跡卽蕪山別以油箋摸得一紙余從京師見
之離方遜圓不守繩墨而自作勝槩全得稷

序妙處定從子敬真本勾取得之唐人為法
度所窘不能及也或者目為褚公所臨褚公
天才超逸其模稜序可謂具體而微及其自
運則但有右軍之一體爾此本變化侷異意
在法外謂褚公所模則可謂褚公所臨則不
可十三行傳本不一要未有能及此者此有
天工正未可以人力爭也今安氏真本久已
失去余僅從邵本模之雍正五年五月五日

午時。被楔罷書。虛舟鈴印一。若林父印。又臨
追禮謝安表。并朱熹跋。自識。大令此表。世罕
傳本。惟卞司寇所刻帖中有之。當時唐搨本
在其家。曾於京師瞥得一見。忽便持去。未及
臨寫。心甚恨之。今對刻帖。追摸一紙。亦畧得
其意。丙午冬十有二月十日。虛舟記。鈴印一
虛舟。又臨乞假帖。外出帖。又臨五帖。自識。韓
敬堂宗伯得子敬真跡。所刻。風神駘蕩。東晉

風流宛然在目。又臨寒涼帖。自識。此潭帖所刻。不惟與真跡筆法懸殊。即其文義亦復迥絕。刻帖之不足據。大率如此。故知學書當須自具眼。鈴印一。虞舟。又臨四帖。并歐陽詢記。自識。大令此數帖。清真平澹。閣帖所無。余從曹氏寶晉宋本中。摸得之。鈴印一。恭壽。丁之一。二十七對幅。臨王獻之中秋帖。並褚遂良。魏。米芾跋。自識。大令此帖。董元宰亦據寶晉。

入石帖首褚氏標目便失之此知戲鴻之草
畧甚矣鈐印一虛舟又臨前帖並跋自識大
令此帖余臨之屢屢矣今日雨窓獨坐并米
老跋更臨一過頗有到處雍正七年七月三
日。虛舟老人。又臨前帖并合大軍以下一帖
自識米元章曰此為天下第一子敬書然從
來模本分大軍以上為二帖董文敏以其文
意相屬始為合之信快事也鈐印一虛舟又

臨送梨帖并柳公權記自識大令送梨帖曩
在京師曾見墨跡前年聞已被勢家取去矣
雍正四年七月廿六日司封員外郎王澐記
又臨五帖又臨晚寒帖自識淳化多以大令
書目為古法帖如敬祖鄱陽之類此帖亦爾
玩其筆正是大令帖中壽春富陽亦正大令
鄰近也又臨體中帖自識伯思云昨遂不奉
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按此帖在王方

慶萬歲通天進帖中為王氏世傳墨寶豈有
偽理。伯思每以諱語明顯者為非二王臆決
無據。又臨二帖自識此兩帖深謹中有游行
自在之趣。格韻絕似右軍。當是大令倣右軍
書為大令帖中最上之作。伯思以為亦王氏
書。決非大令。恐是過論。按大令無子。此云諸
兒禍變無常。當是有子而殤者。然帖中殊不
見慘戚意。則緣帖尾有脫失故。又大令兄徽

之為黃門侍郎。後大令月餘卒。此云黃門隕背。當別是一人。或由史誤。又臨相遇帖。自識大令此書。故是子昂底本。又識此帖韻殊清。迥自是子敬存意書。米元章以為無名人偽作。殆是臆決。伯思云。借非獻之韻。自可賞。亦以米鑿為過。又臨三帖。又臨授衣帖。自識伯思云。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為一卷。官帖中亡其尾。政在此耳。下大觀帖。尚有四十三字。官

帖不復依本所失多矣。今據絳本補正。又臨
三帖自識。此三帖與馮氏快雪帖同。而淳化
雄厚。快雪清迥。各有勝處。當別一摸本。亦可
見古帖多失真矣。丁之二。二十九對幅。臨王
獻之三帖。又臨月終帖。自識月終帖。米老目
以為偽。來學竊謂此帖與永嘉授衣等帖筆
妙正同。皆大令極矜練之作。米目為偽。恐是
過。又臨夜眠帖。自識米以此帖為羊欣書。尤

臆決無據。僕以為此真大令合作。羊欣去此
恐尚當三舍耳。又臨五帖自識。此五帖皆大
令擬右軍書。亦可謂具體而微矣。米黃二公
多有異論。只好隔壁聽。又臨衛軍帖自識。衛
軍王薈也。薈為王導第六子。於大令為從伯
叔父。以疾卒於官。贈衛將軍。此云衛軍猶未
平和。則薈尚無恙。不應遽稱衛軍。決知非薈。
按王勔第三子恢。為右衛將軍。此稱衛軍。或

當是恆也。僕射王劭也。蒼兄。桓溫表為尚書
僕射。此云表解臺職。或以桓溫薦故。陳表固
辭與。又臨二帖。又臨夏日帖。自識思道徽之
子楨之小字。又臨二帖。又臨都陽帖。自識都
陽庾冰也。冰既輔政。懼權盛。求出。遂除都督
江荆等州軍事。江州刺史。都陽屬江州郡。故
稱都陽也。冰七子。倩柔。以海西公廢。桓溫陷
以武陵王黨殺之。蘊於廣州。仰藥卒。希以討

桓溫故城陷被擒希遜及子姪五人斬於建
康市惟友及蘊諸子獲全此所謂都陽一門
藉故至此坐視其滅盡使人悲歎者也又臨
鴨頭丸帖自識此大令真跡有明萬歷間藏
新安吳用卿家刻餘清帖中宋思陵為之贊
題作右軍柯九思諸公遂不敢更有異論恐
俱誤又臨安和帖自識此帖龍蛇宛轉絕有
奇思然於右軍風度亦不免少漓矣蓋已開

顛素之先。要之由謹入縱。由正入奇。風運遷
流。自然有此。然愈縱愈奇。亦愈以薄矣。窮必
思反。志古之士。所以貴復其初也。又臨八帖
丁之三。二十六對幅。臨王獻之熱冷帖。又臨
與郝家帖。自識右軍父子。皆為郝氏。賀右軍
郝鑒。賀大令郝曇。賀大令以選尚新安公主。
遂與郝離婚。此帖乃其離婚時語。孝武帝太
元十一年。大令遇疾。請道士上章。法當首過。

大令云不覺別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王謝為
江左名族大令又名父之子乃不能以禮法
自克怵於富貴自絕糟糠為終身之疾此所
云乖別至此唯當絕氣亦未嘗不深以自訟
然一誤莫反悔亦何及考晉史重熙止一字
名恆此帖稱姊定是與恆書伯思但云當是
與郗家帖未之深考耳又臨三帖又臨願餘
帖自識此帖前段當有關失又臨秀順帖自

識此帖前段亦當有闕文又臨七帖鈐印一
若林又臨唐摸墨跡三帖自識此三帖乃唐
摸墨跡比於淳化本此故當為得其真損菴
先生摸置鬱岡帖中信大令諸帖之冠余臨
此宜不厭繁複也又臨桓山碑並潘師旦記
自識大令桓山碑止存六字潘駙馬跋以為
桓溫破姚襄是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八
月桓溫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晉偏安江

左桓溫此舉中原有克復之機功莫大焉樹
碑頌之固其宜矣又臨白騎帖自識黃伯思
云白騎帖乃王大令所臨唐開元中在滑臺
人家并逸少所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
部淳化以弟嘗患下別作一帖大觀合之按
魏晉來名帖往往多脫誤不可讀此帖尤甚
或合或分都無可據矣丁之四十六對幅臨
楊義和黃庭經自識句曲第八洞天中人虛

舟澍齋宿臨右臨東晉楊義字義和黃素黃
庭真蹟曩為吳郡韓敬堂宗伯所藏吾家損
菴先生借摸入鬱岡帖康熙丙申三月余得
自京師辛丑五月以贈吾友江西裘魯青者
也按唐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
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
人下降丹陽句曲山以上清真經授弟子琅
邪王司徒公府舍人楊義使作隸字寫出以

傳護軍長史句容許穆并第三息上計掾
二許又更起寫脩行得道宋徽宗題為王羲
之書黃長睿東觀餘論云逸少以晉穆帝景
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為哀帝興
寧二年甲子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豫書
之故米芾以為六朝人書趙孟頫直目為楊
許書吾家損菴亦云若非楊君始寫之本即
是許掾書然究不能定為何氏所作按真誥

云三君手跡揚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
大較雖祖效邴法筆力規矩並于二王掾書
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長史章草
乃能而正書古拙故不寫經也今此經字體
閑曠飄飄有仙氣與二許勁利古拙者不合
隱居所謂不今不古乃正得之定當為義和
書述書賦稱其方圓自我結構遺名如舟楫
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故董其昌大書正名

曰晉上清真人楊羲字義和書以神仙之迹
不繫時代直置右軍之前推重可謂至矣獨
惜其未勒全文耳曩真跡在余時曾屬蔣生
師淵摹一本今以模本追擬真蹟臨之知褚
登善書法淵原於此大是有會爾戊申夏五
月廿又三日虛舟老農書於二泉聽松菴丁
之五二十六對幅臨晉元帝書自識元帝中
秋帖米老目為偽作愚意此帖筆力堅正述

書賦所謂豪翰英異者此其得之與安軍帖
不同未可概以偽書目也又臨明帝書自識
明帝墓次帖十二字淳樸中具變化晉人風
裁宛然可見相其格韻正在鍾王之間又臨
康帝書自識康帝此書縱橫雄厚有凌跨一
切氣象晉帝壘辟為之一變丁未十有二月
朔旦又臨哀帝書自識情以灼怛顧氏粹文
作灼恒按淳化本作怛大觀同之怛懽痛也

以怛為正。釋誤。又臨簡文帝書。又臨會稽王
道子異暑帖。自識異暑帖。淳化題為東晉文
孝王書。道子會稽王也。當以會稽王為正。又
臨王導改羽帖。又臨殿中帖。自識丞相此書
縱橫雄厚。想其格。賈直當在右軍上。於諸王
書中。故當別是一格。又臨王恬得示帖。自識
螭虎草隸。世難與比。是時張翼以書得名。議
者謂不能過恬。兩行十九字。格韻直逼右軍。

奚翼之所敢擬又臨王洽二帖自識兩帖與
世將兩表絕相似又臨二帖又臨王珣二帖
自識法護為丞相導之孫吳郡內史洽之子
宣和書譜稱其家範世學草聖有傳閣帖止
未冬四行余從僧希白潭帖中得伯遠帖因
并臨之又臨王珉四帖自識小令法護之弟
名出法護右故世有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
兄之語僧彌珉小字也今觀其書如瓊枝玉

樹風絕塵外札改欲逼大令大令云弟書如
騎羸駸駸欲度驂騑前蓋畏之也又臨王獻
告誘帖又臨王敦蜡節帖自識悲下三十字
施分作今邑顧合作意皆非也當作邑邑為
正又臨王邃處重昏事帖自識處重昏事一
帖宣和內府所收謂其布置婉媚結構有法
然嚴謹為多去右軍風流正遠又臨郝鑿孝
性帖又臨郝愔三帖又臨郝超遠近帖又臨

郝恆授衣帖自識阿乞書法名齊乃兄故述
書賦有草勢兄優正書弟潤之語此授衣帖
四行曠眼多姿故當步驟參軍也丁之六二
十六對幅臨庾亮書箱帖又臨庾翼光駕帖
又臨王廙二帖自識黃伯思云世將兩表極
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閣帖所
刻風力柔緩不如快雪本轉勅王有古意安
見古今人果不相及邪虛舟鈴印一虛舟又

臨平復帖自識此帖宋本毘陵楊氏所收又
臨王凝之庾氏女帖又臨王徽之三帖又臨
王搢之三帖又臨服藥帖并趙令時跋自識
操之此帖吐屬既不似晉人書法亦全失當
時風格聊存之以俟鑒者丁未三月廿有四
日鈐印一澍又臨王漁之二嫂帖自識此與
右軍二謝帖氣韻畧相似又臨謝安告諸子
帖并米芾贊自識此臨寶晉宋本董氏戲鴻

亦載此帖而米老標題便大脫失。馬問筆法
故知戲鴻之草畧為千古第一惡札也。牛帥
鈴印一。虛舟又臨米芾二謝帖記并贊又臨
二帖。又臨謝萬告朗等帖。又臨王濛二帖。又
臨王坦之謝郎帖。自識王懷祖書。竇泉稱其
高利迅薄連屬。敬傾文度師法。乃翁而得其
高利迅薄之意。瑤環瑜珥。蘭茁其芽。風流照
暎。故當不減會稽諸子也。又臨桓温在都帖。

又臨陳遠歲終帖自識林道晉黃門郎西中
郎將淳化標目題為陳朝陳遠宜其來伯思
之掇擊也後伯禮帖風骨柔緩乃偽書不足
錄又臨沈嘉深寒帖自識吳興名嘉字長茂
淳化標目稱為沈嘉長不直一笑也余嘗論
淳化十卷藝林以為秘藏徒以刻自內府人
間不易可得又魏晉以來寶墨世從未見故
歷代重之實則繆誤如此類正復不少患心

考證可勝掇擊乎又臨謝璠伯江東帖自識
散騎書史稱其善草書只此四行沉着痛快
風力故自適上也戊之一二十一對幅臨宋
明帝脩容帖自識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內
人休祐晉平王休範桂陽王也宋史以祐為
祐此可正其誤黃長睿反謂當以祐為是何
耶又臨王曇首服教帖又臨羊欣二帖自識
米老以此二帖為羊中散書以帖末有欣白

二字也梁武評書目中散為婢作夫人不堪
位置米老書出中散故有重臺之日婢之婢
為重臺也米老學之熟世故知之真如此伯
思亦云二帖真羊中散得意書與唐薛邕家
所藏筆精帖字勢正同淳化三月六日帖乃
偽書也二家之鑒不可移易故余考正淳化
特為改之又臨孔琳之日月帖自識孔太常
書原出大令而縱逸過之故王僧虔稱其天

然放縱極有筆力此帖蓋其宅憂時書辭語
淒斷書法亦參錯不倫然益覺天趣溢出矣
又臨蕭思話節近帖自識思話宋孝懿皇后
弟之子仕至郢州刺史贈征西將軍淳化標
目稱梁蕭思話書豈以梁為蕭氏故稱梁耶
其可笑如此又臨薄紹之迴換帖又臨謝莊
詞翰自識右謝希逸詞翰南唐李主所藏賀
方回稱其字畫首勁勢若飛動余精意臨寫

知六朝風格信非唐以後所能追躡也丁未
五月五日早起虛舟老農書鈴印一若林父
印又臨寒重帖又臨王虔三帖戊之二二十
三對幅臨梁武帝異趣帖自識梁武帝異趣
帖墨蹟在華亭相公家叢在京時曾欲借觀
未果今相公已薨未知尚存否也丁未臘二
日又臨蕭子雲三帖陶宏景二帖自識隱居
在茅山得楊許三真君真跡學之故蕭遠澹

逸似其為人此書法度之外別有清韻已開
歐虞之先又臨王志仁祖帖自識思文僧虔
子仕梁為秘書監篆隸與書聖齊名時人為
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廣陵帖三行故
是秘書吉光片羽也又臨王筠至節帖又臨
陳伯智二帖自識陳永陽王伯智文帝第十
二子宣和書譜稱其作字勁舉行草尤工此
二帖筆勢踈古具有兩晉風格自是佳迹官

帖刻本熱甚帖第三行適當盡下便接寒巖
帖顧汝和淳化釋文竟合為一帖殆未是今
正之又淳化以伯智系叔懷後黃伯思云陳
文帝謂宣帝曰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永
陽王書宜在叔懷前淳化誤錄在叔懷後今
亦改正又臨陳叔慎園中帖自識黃伯思云
按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無叔懷其弟亦無
此名觀帖尾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岳陽王

也據此則此帖當云陳岳陽王陳琳慎書淳
化題作長沙王叔懷非是宣和書譜稱梅發
一帖字嫵媚而藏勁氣觀其峯勢勁利益已
開歐陽父子之先又臨隋文帝與慧則法師
書自識此隋文帝書按史開皇元年二月文
帝代周稱皇帝十二月即聽民出家賦錢寫
書造象二十年十一月又禁毀佛及天尊等
像蓋文帝自初及晚深信佛道故書詞切至

如此煬帝奢淫且更喪亂不暇為此則此帖自是文帝書淳化但云隋朝法帖未之深考耳又臨釋智果評書帖自識梁武帝評書自漢末至梁有三十四人而黃伯思則云梁武帝評書乃命袁昂作者梁武帝下當有勅袁昂三字此云梁武評書誤矣按梁武自有評書自鍾繇薄紹之凡卅二人其勅袁昂評者自右軍至伯英凡二十五人智果此書乃兼

采兩家語目為梁武與目為袁昂所謂楚則
失矣齊亦未為得者也厥失惟均不嫌仍舊
虛舟鈴印一澍戍之三二十對幅臨唐高祖
造像疏自識右唐高祖為文皇祈疾石刻雍
容朗潤無復齊梁以來嶮仄習氣數百年太
平景象即此可見仙即佛字又臨唐太宗使
至帖自識太宗書踈朗古淡有俯視一切氣
象獨使至帖風韻道潤與諸帖不同當是其

少時書又於帖尾稱名蓋是其未即位前所作故以冠太宗書之首又臨五帖自識效庾信下五帖端謹圓潤大似永禪師文皇以馬上得天下及既御極乃能厚自斂抑不作此子矜心躁氣洵可尚也又臨移營帖自識淳化以明日移營下別為一帖大觀合之宜是伯思以此為高宗書無可據今仍舊又臨廢遊甘泉帖自識黃山谷云唐太宗廢遊甘泉

帖只理會遼東一役按帝以貞觀十八年親
征高麗十九年夏五月度遼七月初破高麗此
帖所謂廢甘泉之遊履焦金之弊者也末云
哥哥勅當是帝與諸弟書末由考矣又臨引
高麗使人辭帖自識貞觀十八年帝親征高
麗二十年正月還京師夏五月高麗遣使謝
罪此引高麗使人辭帖蓋即其時事也又臨
與祐書自識此當是文皇與第四子祐書文

皇十四子多就封國。惟祐為文皇愛子，以疾留京。貞觀十八年，文皇親征高麗，在道時憶祐疾不已，故書辭纏綿切至如此。又臨二帖。又臨昨夜帖，自識昨夜已下當別為一帖。山谷鑒是又臨三帖。又臨雅州帖，自識貞觀廿二年。雅眉邛三州獠反，先是帝以遼東之後，蜀民不與徵發，百姓富庶，至是將再征高麗，遂使三州造船，役及三獠，督迫嚴急，於是三

獠皆反。此帖蓋其時語。又臨三帖。又臨太宗
臨王羲之三帖。自識。伯思以深慰毒熱兩帖
為文皇所臨。老眼無花。所鑒良是。余謂旦晚
想至帖。亦文皇筆。觀其筆法深謹。無右軍鳳
翥龍翔之勢。與深慰毒熱兩帖正相似。歸之
文皇。故當斷以不疑耳。又臨太宗臨王羲之
二帖。并勅及虞世南表。又臨拳毛騮帖。自識。
太宗此書清剛肅括。絕類其屏風書。淳化所

載諸勅。則與晉祠碑同。乃其本家書也。戊之
四。二十對幅。臨唐高宗六帖。又臨洛城帖。自
識。太子僻洛城帖。與遣宏往東都帖同。太子
者代王宏也。宏為武后所生。顯慶元年立為
皇太子。仁孝謙謹。上甚愛之。故數遣往東都
逐生氣也。僻洛城帖。雖不言宏。而決知宏者。
忠母王皇后被廢。忠雖立為皇太子。未幾亦
廢。宏母武氏。方立為后。故視宏尤愛惜之。東

都洛陽宮也。武氏忌蕭王之死，不居京師。顯慶三年，帝以洛陽宮為東都，以處之。此遣太子往東都，從武氏也。欲僻洛城，謂欲僻居洛陽宮，即往東都，遂生氣之意。兩帖雖未必一時要是一事，故合之。又臨錢事帖，自識高宗乾封元年五月鑄乾封寶錢，明年三月罷之。自行乾封錢，穀帛踊貴，帝心悔之，故有是勅。又臨過午帖，又臨江叔帖，自識黃長睿云：「弔

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按高宗永隆元年七月
丙申江王元祥薨即此帖所謂江林也高宗
多以國呼諸父如滕林不須賜謂滕王元嬰
猶以元祥為江叔此正高宗書也長睿此論
極是今從長睿改正又臨藝韞帖自識黃伯
思云林藝韞多材帖亦高宗書所云聊以示
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
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韞

多材。慈深善誨。藹風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
之工者。以此此論亦確。今亦從長。睿改正。又
臨枳杞帖。自識此帖。伯思亦以為高宗書。按
帖中有川路既遙。毋勞更送之語。當是與蜀
王者高宗二十二子。惟漢王元昌自魯遷梁
州都督。貞觀間坐附太子承乾。賜死。太宗十
四子。愔封蜀王。貞觀間以責教不悛。廢為庶
人。惟蔣王暉以永徽三年徙梁州都督。正在

高宗之初。史稱其造器物服玩多至四百車。
騷然護送。為有司劾奏。詔貸不問。則此正當
是與蔣王書中云。川路既遙。無勞更送。蓋其
騷然護送。雖貸不問。而亦深以為非。故微辭
勸沮之耳。帖尾云。為善之暇。想足怡神。規諷
之意。隱然可見矣。又臨八柱帖。自識荅進枳
杞帖。黃長睿以為高宗書是也。八柱承天帖。
玩其筆法。與荅進枳杞等帖正相似。亦當是

高宗書長睿偶未見及耳又臨別本八柱帖
自識此八柱承天帖別本與淳化所載文字
不同如此吾嘗說晉唐名帖經好事者千臨
百摸不惟筆法迥殊甚至文義全別如魯公
鹿脯帖北海經雲帖之類不可勝數學者欲
奉為楷則將何所適從乎類帖遠不及古碑
蓋以此耳戊之五二十五對幅臨唐明皇批
荅裴耀卿等奏狀自識按唐史開元廿二年

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
烈及可突干。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
齡諫沮之。及明年。裴耀卿等上狀請宣付史
館。勒碑作頌。上頗不許。豈有見於九齡之言
故特加斂抑歟。方是時。楊氏未興。王心未蕩。
故猶能因九齡之一言。而功不自有如此。此
開元之治。所以為盛。而大臣之有益於國。其
功為大也。戊申冬十有一月十六日。又識。奏

狀三人銜名並列董氏戲鴻帖據狀末臣耀
卿上狀之語獨標以為耀卿書臆決之論也
唐自太宗崇尚書法當時大小臣工無不皆
能書者此狀實兼有樂毅內景之長而於內
景得之尤切何必專家即此便足名一世矣
戲鴻刻本亦據淳熙續帖而字形大小不同
首行五字脫失不省當年何遽草率乃爾不
可解矣又識明皇批荅之末有桓山之頌復

在於茲之語見者不省所謂按王大令有桓山之頌梁天福元年洛陽修城得之碑碎裂不全止存桓山頌獻之銘六字刻絳帖中可按而得也明皇書出大令於桓山碑尤所攀仰曩嘗見其孝經批卷以為絕似桓山碑今見此卷益信明皇行書果出桓山一點一拂無不逼肖當時桓山之碑已不復全此書乃大似之故不覺沾沾自喜以為桓山之頌復

在於茲耳。又臨碧池帖。戊之六三十對幅。臨
落水本蘭亭詩序。自識定武本在汴宋時。猶
不甚重之。黃山谷以為不失右軍遺意。於是
始見寶愛。南度後一本索直數十百緡。趙彞
齋至破五千金購一本。於盧宗邁提點。還至
昇山舟覆落水。大呼蘭亭在此。餘無憂矣。於
是遂名此卷為落水蘭亭。題曰性命可輕。至
寶是寶。此臨落水本也。卷在華亭大農公家。

雖字畫已不免少訛然比之他本則此不過如輕雲之籠日猶未覺甚也余見定武正本凡七卷以此為長於時吏事荒忽因屬老友蔣拙存用白宋牋窮日之力精摸一卷細意對校無毫髮差失藏之篋笥五年於茲矣今年三月三日適當修楔之期日色晦冥獨坐北窓殊無意賴乃齋心滌慮臨此一卷是亦脩楔之一法也戊申三月虛舟老人記又臨

歐陽詢史事帖自識向臨此書頗為當意偶
誤以餉客不可悔遂更臨之然當意處更出
前上也又臨前帖自識率更史事帖書非一
時故書法亦多具變態此兩帖刻快雪帖中
前帖精勁後帖清朗尤史事帖中勝觀也鈐
印一戊申人又臨三帖及米芾書鈐印一若
林父印又臨二帖自識兩帖淳化標目為何
氏書列於古法帖之次蓋不能定其名氏也

惟米老目以為率更書余臨寫之下恍與率
更晤語益信米老精鑒米老辨二王帖真贋
不差毛髮恨王著當年尠此識力遂開後人
多少訾毀耳余故仍米老精鑒還歸率更氏
虛舟又識兩帖信率更得意書淳化所收率
更帖此當為長又臨三帖自識伯思云薄冷
益都兩帖米氏以為歐陽率更書實然王著
不能精鑒誤入大令帖中耳錫大佳下文義

既不屬筆勢亦小異當別是一帖又臨十二帖末段自識汝帖十二卷多殘斷不足觀獨第十卷唐初四家書首尾完具頃於錫山朱氏借得宋本比之度江後諸刻較圓勁有神采因並臨之丁未長至後二日又臨一帖已之一二十三對幅臨虞世南破邪論序自識虞永興書筋力內涵風姿外朗如得道之士世塵不能一毫嬰之獨破邪論序筆韻清迥

與率更為近。然自宋迄今，摸刻以百數，無有
佳者。就余所見，惟宋僧希白潭帖所刻畧得
筆意。余茲所臨，亦但據潭帖追摸，究未知與
永興有當否也。丁未七月七日，臨甫已即為
廣陵之行，歸來九月九日，始書其尾。虛舟鈐
印。一恭壽。又臨謝黃銀印表。汝南公主墓誌
銘。自識。虞山嚴武遷。贈余汝南公主志。比今
戲鴻本倍蓰過之。思翁自詡此志為其手摸。

乃鐫刻凡劣一至於此吾嘗論戲鴻帖為有
明下榻第一信篤論也虛舟鈐印一虛舟又
臨奉手詔表又臨千人齋帖自識此亦汝州
所刻永興書本圓勁此更神彩煥發也又臨
二帖自識永興此兩帖真如千丈游絲獨裊
空際竒絕之迹也余臨此凡經數十過乃得
似虛舟鈐印一恭壽又臨四帖又臨薛稷杏
冥君之銘自識薛少保與歐虞等名而所流

傳書不過數種此杳冥君銘絕似河南尤少
保書之烜赫者又臨四帖又臨夏熟帖自識
余見薛少保書最少此夏熟帖亦汝州所刻
各本無有且筆格清迥風韻朗暢愛不忍置
故臨附諸帖後已之二二十八對幅臨褚遂
良摸蘭亭詩序并范仲淹跋王堯臣跋米芾
跋蕡米友仁跋自識米老得褚摸墨跡對紫
金浮玉裁為袖珍每一行分作兩行為五十

六行手裝成卷今此卷尚在海寧陳宗伯家
往在京時曾從借觀自七行盛字起至九行
盛字止凡闕三十五字蓋董宗伯質於陳時
所掣去者也余以褚摸別本補足之其行列
亦仍還二十八行之舊米老剪碎乃其平生
恨事余故特為之補其闕雍正丁未十有二
月二十日盧舟老農又識米老三跋倭異飛
動余幼時輒喜臨之余學米書從此起自後

每為米書皆嚙以此三跋筆法臨之無不似者輒自謂腕有元章鬼亦可知用力深處便舉手得也。又臨褚模蘭亭詩并米芾詩自識右褚模墨迹。拙存老友自秦中摸得之後有米老詩一首。蓋是寶晉齋中珍秘之物。余按褚公書昔人稱其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其所模蘭亭動多姿態比於定武則歐為有道正士而褚則絕代佳人

矣此本筆力縱橫排奐有不可控勒之勢與尋常褚本不同疑是米老所作託之褚公以傳者蓋風姿朗秀褚米所同而褚則淵靜此較飛動時代為之在作者亦不自意其然也後詩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亦明以後生求褚者為好奇可笑蓋已畧逗端倪矣余此語初似不經諦審實確未審吾拙存謂之然否丁未長至日又臨兒寬傳贊自

識褚公兒寬贊曾於京師得見墨跡紙素若
新墨色前澹後穠光采照映豁人心目後惟
存趙子固虞伯生柳道傳三跋黃文獻揭伯
防解大紳胡冕盒王獨山胡頤菴周雙厓等
七跋皆亡之蓋被俗人剪去爾字較世俗摸
本差大昔人評褚所謂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者此其得之余一意臨三本此第三本較得
其意虛舟鈔印一恭壽又臨高士贊自識河

南此碑世所未見余以康熙辛卯秋獲自金陵前輩何義門徐魯南兩先生見之歎為希
邁藏之篋笥幾二十年矣今日陰雨獨坐北
窓臨此一本聊用破悶戊申二月晦日己之
三二十九對幅臨褚遂良哀冊文自識右文
皇哀冊米虎兒目以為褚河南書為善成但
以為唐人書自宋潛溪以來俱如虎兒所鑒
無復異說按河南書評者謂其如瑤臺嬋娟

不勝羅綺。此冊折旋容止瀟灑蘊藉有出塵
之姿。自非河南不能然。玩其用筆何其神似
米老也。米書出自河南。豈元章嘗效之而虎
兒遂題為河南以惑鑒者耶。余之此語雖未
敢遽以為定。要之正自有見。後有解人。斷不
以吾言為繆也。丁未夏五月八日。虛舟老農
鈐印一。虛舟又臨枯樹賦二種。自識枯樹賦
兩種。前卷靜海勵大司寇家所藏。後則吳人

胡其言行篋中物皆宋榻精本而精神筆法
彼此迥絕故并臨之丙午秋七月廿有三日
記又臨隨清娛墓記自識河南此銘純祖蘭
亭當時奉詔模榻惟河南最多故隨筆流露
如此余以辛卯秋得宋本於江寧承恩寺前
乃吾家鬱岡祖本尋為程生潛豈取去今以
鬱岡本追擬其意臨之又臨二帖自識二帖
風力轉近率更不知河南三龕碑筆法正爾

古人能事可以一方測乎。鈐印一若林。又臨
二帖自識。此亦臨汝本。又臨家姪帖已之四。
十六對幅臨萬歲通天帖。并岳珂張雨跋自
識。按唐朝叙書錄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
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
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
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
惟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

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
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
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
十卷並進上謂方慶曰此卿家世守朕奪之
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填成卷仍命方慶正書
標二十八人官世設九賓觀於武成殿而以
墨跡卷還方慶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
集以叙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以為榮故

竇泉述書賦有順天經而永保先業從人欲
而不顧兼金之句。泉說文衆辭與也。从水自
聲。其龔切。岳跋屢稱竇泉倦翁誤也。此帖原
二十八人。今止存六人。十帖已亡。其二十有
二。其十帖中。王僧虔已下兩帖。帖存而題署
已失。尊體安和帖。竟不能知為何氏書也。按
董廣川竇章集跋。當時方慶所集大小差次
不能比櫛相倫。隨其廣狹高下為卷。其後散

落人世各復一二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雜
出是集者元符中秘閣復以至道後逮紹聖
間所購書摸石寶章集盡刻之故廣川據寶
章集所列取淳化秘閣兩帖標出別為一冊
名之曰寶章集惜亡其目無能知為何帖他
日儻得寶章舊本取淳化秘閣本盡摸之以
還二十八人之舊亦大快事也廿九日又書
已之五二十一對幅臨李懷琳絕交書并天

監湯屋二跋自識李懷琳所做絕交書比於
右軍則勢較縱逸矣然不失右軍門法其縱
逸者時代為之其縱逸而不失則學力所到
也右軍以後草書種子未亡賴有此耳戊申
夏四月十有九日臨又識張彥遠言松林夜
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
與之則叔夜自有書矣後跋二行有晉右軍
字不知何人書則又目以為右軍及讀竇泉

述書賦則云乃有懷琳厥跡踈放假他人之
姓氏作自己之形狀故黃伯思湯容菴諸公
皆據此為懷琳放書以至於今曾無異論然
懷琳生於唐時不應有梁天監三年進入款
豈懷琳放此書并其後款而放之與疑不能
明也世既盡目以為懷琳書余亦姑仍其舊
聊為此說用以傳疑廿日己之六十六對幅
臨鍾紹京靈飛經又臨藏經一段自識右鍾

可大書刻戲鴻帖中。摸手不佳。全失神采。余以靈飛經筆意。叅取臨之。乃有合處。虞舟老人書鈴印二王郎若林。唐之一三十一對幅。臨顏真卿書朱巨川起居舍人告身。自識。右顏真卿書朱巨川告。小楷真跡。董文敏亟稱之。每舉以為學者楷法。刻戲鴻帖中。摸搨凡下。殊失魯公手意。余稍叅以多寶塔碑筆法。追摸一本。老目眊昏。不能及其萬一。然六十

老人作如此蠅頭細書乃能不用眼鏡亦一

奇也丁未二月朔旦。虛舟書鈴印一。虛舟又

臨自書告身并米友仁跋蔡襄跋董其昌跋

自識臨顏書者當得其澹古之韻但以雄厚

求之皮相耳此自書告與減懷恪碑正相類

乃顏書之絕清瘦者余斂其浮情不令脈興

血作然後臨之乃覺小有契耳戊申夏四月

端午良常後學王澍臨又臨巨川守中書舍

人告身并鄧文原跋喬晉成跋自識朱巨川
告絹本米海岳以金梭從朱氏灌園孫所易
得者董文敏稱其古奧不測是學蔡中郎石
經平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者
也然此告後自書告三年宜其風骨更老乃
筆力翻覺小劣何與豈為人書與其所自書
固不能無間歟余叅以自書告筆法今就澹
古歸於雄渾庶不至遺恨佐史耳時戊申五

月七日。虛舟老農又臨乞米帖。自識東坡論魯公書。謂細筋入骨。如秋鷹。此乞米帖。真所謂細筋入骨者也。與論坐書。故當是一時所作。實晉英光集譏此帖。挑剔太多。無干澹天成之趣。是逆旅所書。愚謂此帖與爭坐同。皆圓勁古澹。有游行自得之妙。比於鹿脯馬病。故是異流同源。米老妄有軒輕。恐非平允之論。若其謂魯公學褚。可謂知公之深。至以李

太保為光顏則不直一筭按光顏以穆宗初
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公為刑部尚書
時光顏名位尚微不得遽稱太保今考李光
弼傳代宗即位拜太子太保正在廣德二年
當公為刑部尚書時則此太保決知為光弼
無疑也光弼為國元老盡心王室與魯公為
氣類故從乞米乞鹿脯不厭干煩也又按乞
米鹿脯馬病等帖皆當在廣德二年或永泰

元年與論坐畧先後。蓋永泰二年二月。公便
貶峽州別駕。不得復稱刑部尚書矣。又臨墨
蹟鹿脯帖。又臨宋搨鹿脯帖。自識此宋搨本
總識鹿脯帖墨跡。與宋搨本不惟字形不同
文亦小異。故董宗伯有宋搨不足據之語。然
墨跡駘宕。宋本古雅。政自不容軒輊矣。虛舟
老人鈐印一。虛舟。又臨謝鹿脯帖。馬病帖。又
臨華嚴帖。自識魯公華嚴帖。如萬鈞之弩。一

發沒羽余稍忝以劉太冲蔡明遠等序令就
踈容力不足故不免態勝也鈴印一恭壽庚
之二三十對幅臨墨蹟顏真卿祭姪文自識
顏公三藁皆竒而祭姪李明藁尤為竒絕盖
泉明以公命購杲卿李明屍於洛陽河北杲
卿僅得一足李明僅得一首魯公痛其忠義
身殘哀思勃發故縈紆鬱怒和血迸淚不自
意其筆之所至而頓挫縱橫一瀉千里遂成

千古絕調想爾時祭兄杲卿亦自有豪意其
雄絕處正復不減惜今不傳耳明季墨跡在
吳太學用卿家刻餘清帖中為祭姪刻本第
一停雲館乃米臨非真魯公本也平生愛臨
魯公三豪不惟喜其書以其可以發人忠孝
之思故援豪濡墨輒覺腕底有魯公鬼至所
謂古釵脚屋漏痕峻拔一角潛虛半股諸微
妙不傳處筆墨之間自有契合正不足道也

時戊申正月戊申人書又臨宋搨祭姪文自
識。宋本比真跡多此九字故並存之。虛舟老
人記。又臨祭伯父文自識。山谷老人論爭坐
書。猶不及祭豪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
而真行草法兼備也。弇州山人云。此帖與祭
李明姪藁法同。而頓挫鬱勃小似遜之。然風
神奕奕則祭李明姪藁小似不及也。按江邨
高氏銷夏錄。此藁今尚在人間。余未之見。所

見惟吾家鬱岡刻本。筆力緩弱，殊不稱魯公風骨。余叅取論坐祭姪兩藁，筆意臨之。但未知果與真跡合否耳。虛舟老人又識。按留元剛年譜：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先時杲卿妻妹兒女及泉明之子皆被賊拘囚，流落河北。至是，公使泉明往求之。九月，得姪李明首。櫬故祭姪李明文，有携爾首櫬及茲同還之語，尋為酷吏唐旻所誣。以十

月改饒州刺史。至東京拜掃以骨肉歸京。暨一門卹贈告於豪州伯父豪州名元孫杲卿之父。世稱祭伯者非也。祭姪時刺蒲州。故稱蒲州刺史。告伯父時改饒州。故稱饒州刺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封丹陽縣開國子而兩藁公所自署皆稱開國侯。乃記載所誤。當以公所自署者為正。又臨爭坐位帖自識魯公論坐書藁凡七紙。汴宋時在長安安師文家。

兄弟析產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鹿脯帖作一分。遂離為二。黃山谷從師文借得後三紙。於是仍合為一。東坡稱其信乎自然。動有姿態。比公他書尤為奇特。山谷亦云。竒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米元章云。爭坐位帖為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蓋由當時義憤勃發。意不在書。故天真爛然。自合矩度。長安所摸石雖已泐。

然剝食之餘。風骨未減。不比戲鴻堂草率荒
畧全體盡失也。余自幼酷喜此書。數十年來
臨寫凡百餘本。畦徑之外。輒有合處。此本尤
更可意。神氣到來。不殊我自作草也。雍正六
年。歲在戊申正月二十五日。虛舟老民書。又
識。學魯公書。須使盡氣力。至於無所用力處。
乃見天則。又識。魯公爭坐藁格。賈與蘭亭藁。
竝峙。然蘭亭清和醇粹。風韻宜人。學之為易。

及既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得。非整束精神
皎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竒古豪
宕。學之為難。一旦得手。即隨意所之。無往不
是。此亦兩公格賈之所由分也。七月九日晚。
與華生半江論爭坐書。此二條。又識。此魯公
與郭英乂書。英乂為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
王。驕蹇汰侈。陰事元載。魚朝恩。以固其權。時
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為興道。

之會。英又擠八座尚書坐魚朝恩下。公移書
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廣德二年。按行狀公
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
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寇長安。上幸陝
州。子儀擊却之。十二月。還京師。以魚朝恩為
天下觀軍容使。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尚
書。三月。晉封魯郡開國公。觀公所自署銜。及
稱朝恩為軍容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

當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蓋明年夏劍南節度使嚴武死。英又徃代之。即不復在京矣。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不知其年。列此書於顏碑之後。蓋未深考耳。又識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畿縣獄狀。碓熟紙起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粗存梗概耳。又袁清容集。爭坐真跡。京兆安師文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以

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摸刻。今此二本世未
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言行列已非
粗存梗概。不知真迹妙處。何如使人神往。又
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或
曰。今關中本。即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
又識。東坡初見安氏全帖。手搨數十本。表清
容得一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
陽蘓氏及趙郡蘓軾印記。米海岳少時亦臨。

一本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亦為袁清容所得三十年前於金壇于氏青蓮社見一本筆法大似元章與閩中本不類疑即袁氏本刻石者蠶蠟精妙定是古搨惜未借臨到今恨邑東坡本則未之見附記於此亦可知坡書之於魯公其用力精勤如此宜其落筆輒合也唐之三十三對幅臨淳熙秘閣續帖本顏真卿送劉太冲序自識此淳熙續法帖所收

比世俗流傳本首多半行中間筆跡亦微不
類世稱顏書者多以雄勁題目不知其變化
乃爾人不自立家不能與古人唯肖顏公能
打破右軍鐵圍故能為右軍適嗣有志臨池
者不可不知此語又識顏公書絕變化然比
於右軍猶覺有意所以不及右軍然不始於
有意安能底於無跡故知龍跳虎卧正是規
矩之至又識此序不著所作之年按序中有

秦淮頂潮句。漢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追為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明遠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序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沖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及太沖。向非此序。即太沖一段作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此序。

關係太冲不小。匪直移贈而已。又識此序碧
箋書。碧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為腴潤。又臨
戲鴻堂本。劉太冲序。并董其昌跋。自識劉太
冲帖。碧牋書。宋時為唐垌所收。其子嘗語米
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莫則世間
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白跋。又謂在趙中舍士
楨家。當時曾有竊為王詵購去之語。豈果為
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垌

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九字剪去今此帖
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豈唐人
善鈎摸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顏書多道古
釵脚漏痕之趣時時流露於行墨之間此序
獨秀潤有姿態為顏書最宜人之作余在京
時曾臨一本以未能匠意毀去更臨之戊申
六月廿四日又臨蔡明遠帖自識按年譜乾
元二年公年五十有一六月自饒州移刺昇

州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昇州即江寧
郡也帖中有及來江右中止金陵等語則知
此帖當在是年公以去年十月判饒州明遠
即相從趨事今來江右又復千里饋餉轉輸
不絕公深德之故有此序也又識此書堅剛
如鐵而用筆一正一偏釵脚漏痕之妙宣洩
殆盡山谷極力追之不能得其髣髴余何人
斯乃竟放筆效之無乃太不知量也歟然亦

彷彿得矣。虛舟老人記。又臨報蔡明遠後帖。自識此書疑。即報蔡明遠後帖。所云乍奉辭者。即前帖所云指期斯復也。承已過球者。即過邵伯南埭也。惘然珍重者。即所謂行李之間。深宜尚慎也。兩兩相印。語意正同。可指而數也。蓋明遠於公為大有勞。故於其去也。丁寧反復。不能自己。如此魯公作人。堅剛如鐵。乃於朋友之間。萬分委至。故知千古真君子。

未有不近人情者也。恭壽又臨盧八帖寒食帖自識卞令之少司寇收魯公自江淮帖僕以劉太沖蔡明遠寒食等帖細意對校字字皆同則知此為好事者集魯公字雙鉤所成又其所收湖州帖筆法浮蔓少力亦屬好事者做顏面目為之。以便售利。顏書雖率爾作草無不沉勁入骨。此書殊不爾。決知非魯公書。余此論似妄實有精鑒不虛也。恐來學或

未能識別聊復書之以麗於寒食帖後又臨
題壁帖自識按唐史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
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往宣慰之明年希烈
僭偽號問儀於公公不為屈八月希烈縊殺
公於蔡公有自汝移蔡帖未之見也公幽於
汝蔡凡三年幾死者數矣義命自安始終不
易及入龍興寺自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為墓
誌此帖所謂止緣忠勤無有旋意中心悵悵

始終不改者蓋即其時題壁明志之語也或
者議公年踰七十不肯致仕難以言志當是
時唐室禍亂相仍殆無虛日又林甫盧杞相
繼為相中外之勢危若累卵公以五十年舊
臣不忍坐視其亡而寧以身殉此其志節直
可與日月爭光者也或又議公不死於希烈
僭號之時至為希烈所殺以為公惜希烈之
陷汝僭號等反耳公不死於僭號之時與不

死於使汝之日一也。豈謂公於此時尚復有偷生畏死之心哉。一日不死或者朝廷匡復尚可留以有為未可知也。且建議遣公者杞也。從杞遣公者德宗也。以宗社柱石之臣投之亂賊是魯公之死君相死之也。綱目大書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罪君相也。又識按留元剛年譜魯公生於景龍三年己酉距貞元元年乙丑為李希烈所害年七十有七。因亮

行狀亦云。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使
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七。令狐峘神
道碑則云。今上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
命而末表復云。貞元初遇害。舊史則云。興元
元年八月三日殺真卿。然又云。年七十七。皆
不合。按文集。公有自汝移蔡帖云。貞元元年
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
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此公

所自書者的的可據當以貞元元年八月李
希烈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有七為正或云
八月二十四日或云八月三日則無須深考
矣雍正七年歲在己酉春王正月朔之二十
五日良常王對臨於鳳銑橋之南樓并書後
唐之四二十五對幅臨顏真卿竹山連句自
識魯公竹山連句墨跡宣和內府所藏康熙
間歸正定梁相國曾一見於京師後從崑園

黃中丞處見梁氏所摸秋碧堂帖竹山連句
在焉遂為沈凡民臨一本去年十二月為汪
青渠臨一本今年正月又為蔣山潭臨一本
及此凡四本矣丁未二月鈴印一良常山下
人又識宋人論魯公書原本登善觀其大凡
無毛髮似處余悉心臨寫恍然有契乃知褚
顏兩家非徒用筆不殊即其結體亦無不合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古人精鑒

非兒童輩所能望見鼻孔也。虛舟鈐印一虛舟。又臨贈裴將軍詩。又臨瀛州帖。自識此帖與裴將軍詩正同。魯公忠愛之意出於天性。故不覺色飛神動如此。希烈醜奴乃欲屈鐵。可恨可惜。又識張丑清河書畫舫云。顏真卿大字瀛州帖為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于樞等六跋。喬仲山題名。嘉靖壬辰歸錫山華中甫。文徵仲為之跋。後

歸樵李項氏康熙間錫山秦樹澧見於京師
云字大如掌縱橫道古驚欲下拜今董氏鴻
堂所刻字形差小王芝以下諸跋皆無之鴻
堂刻既拙惡又草率不復匠心一至於此余
未見他刻僅據董本臨之知決無一合也唐
之五二十三對幅臨李邕少林寺戒壇銘自
識北海書法原本大令而豪邁飛動態度過
之此少林寺戒壇銘踔騰天潛淵之勢於分

釐之間在北海碑刻中當居第一又末書伏
靈芝乃北海所自鑄託名者為當時絕矜重
之作尤可寶也廿年前於淮陰程氏見一本
雍正四年後老友蔣三拙存行笥中得一本
平生所遇只此而已五年五月虛舟記鈴印
王郎又臨九帖自識李北海縉雲帖前帖
則新絳所收後則董氏戲鴻所刻而文字參
差各異如此正如魯公鹿脯帖墨跡與宗搨

彼此不同未據何者為定聊並錄之又臨四帖自識元章目前兩帖為真伯思但云近似初意甚以伯思鑒為過今日悉意臨寫乃恍然知此四帖為李北海書前兩帖猶專謹後乃縱逸北海本色盡露矣唐之六二十一對幅臨蕭瑀詩帖自識蕭太保書惟淳熙秘閣續帖中有此一詩筆力腴健卷軸之氣流溢毫端史稱其愛經術善屬文乃詩思轉弱何

歟。豈唐初風氣未開。雖愛經術者亦不能不為時所局乎。余以其書特少。故恣意臨之。若其詩固不足錄也。又臨孫思邈粟米帖。自識孫華原人品高潔。不可榮以祿。累徵不起。壽百有餘歲。神仙人也。此兩行見秘閣續法帖中。相其風裁。超然有塵外之想。魏晉以來門法。入其手都無所用。真是曠絕。又臨陸柬之書蘭亭詩。自識陸司議為虞永興甥。馮具區

以為顏平原甥不直一筴也。少時書學舅氏
晚乃上法。二王張懷瓘謂一覽未察沉研始
精妙處可見。此五言蘭亭詩。蓋臨右軍者。據
桑澤卿蘭亭博議。前尚有臨右軍蘭亭。惜不
傳也。丁未五月九日。虛舟老農鈐印一虛舟
又識。此書已開米老之先。即刻又書。又臨得
告帖。自識。司議為虞永興之甥。書學乃舅所
臨。五言蘭亭詩絕有外家風力。此其最縱逸。

者又臨沙門懷仁集王羲之書蘭亭後序款
丁未五月九日虛舟老農臨鈐印一王澍印
自識董思白論聖教序為懷仁習右軍書果
爾則此書蘭亭後序亦當與聖教相符乃今
細檢此書曾無一筆同者則彼為集右軍書
而此為懷仁自運無疑也又况聖教序中字
凡為蘭亭所有者無不神合及書此序乃判
若兩人盖此為懷仁本色書與集右軍者故

應不同也。思白好為新奇可喜之論而不求其當，恐後來耳食者震於其名，或據以為定故，因端而詳說之。即晚又書鈐印一恭壽。又臨徐嶠春寒帖。又臨唐人書張九齡告身自識九齡唐賢相也。開元廿二年五月與裴耀卿、李林甫同日柄用，明皇能知九齡之賢，不能專心委任，乃以林甫忝錯其間，可謂值矣。未幾九齡果遭貶，而林甫晉爵晉國公，君子

小人薰蕕並列。未有不為所擠者。君實為之。
小人何有足為一嘒。書法酣適。亦已開東坡
先路。董宗伯言。唐告多出善書者之手。觀此
猶信。辛之一二十五對幅。臨裴耀卿賀捷表。
自識。耀卿此表清剛變化。無唐人拘滯習氣。
的為鍾太傅賀捷適子然。非解人莫能得之。
余精意追摸。乃恍然有契耳。虛舟鈐印一。戊
申人又臨褚庭誨辭奉帖。又臨宋儋接拜帖。

自識宋校書書法魄力雖微覺封淺然一正
一偏清思迥迥具有魏晉風韻唐人觚稜斬
截氣習盡與打碎蓋亦當時矯然絕俗之士
山谷稱其筆墨精勁東坡云不解此狡獪便
不足觀伯思獨譏之以為但作側戾殊失大
勢吾所未喻又臨胡英樂府詩帖又臨李陽
冰縉雲城隍廟碑自識縉雲城隍廟碑為陽
冰有名之書歐陽公以為視陽冰他篆特為

竒瘦趙子函亦云細瘦偉勁飛動若神願世
間傳本甚少今春正月江陰老友沈凡民過
余九峯精舍云藏得一本急從借觀疎瘦圓
勑果出三墳先塋等碑之上吾宗止言精摸
一本毛髮惟肖余即以止言為粉本摸之雍
正丁未三月十七日虛舟老人書又識五日
不兩日字以日為日篆法日從日象形也日
古三切從口含一象口含物也以甘為日誤

巔字上無山。詩首陽之顛。顛頂也。加山谷字。又山宜作山。今作山。乃嵩豈等字之首。亦誤。即日又書。又臨殘碑。並韋處厚記。自識。右李陽水殘碑二十六字。著於淳熙秘閣續帖中。陽水篆法直追斯意。願在唐時。已自殘闕。失次不可多得。如此淳熙續法帖最稱名刻。而此二十六字。乃不及陽水他碑類帖多。傳摸失真。雖古刻亦復不免。為可嘆已。又臨錫山。

石牀篆。自識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牀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牀。頂側有駐松二篆。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是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搨此書。一時觀者堵牆列。蓋塵埋來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搨故。遂驚為僅事也。右有措跋十數行。

石久磨食不復可識。悵邑良未有已。冬十有
一月五日。虛舟老農辛之二二十九對幅臨
張旭尚書省郎官石記序。自識。世目長史為
顛。獨書此序。乃爾醇謹。固知草書必從楷出
也。朝學執筆。暮便狂草。豈復有一筆鈐印二
王郎。澍又臨秋深帖。又臨率意帖。並宣和御
書六字。又臨李白廿日詩帖。送賀八詩帖。又
臨懷素三帖。自識。米老論草書。張顛以下。但

可懸之酒肆。懷素稍加平澹。時代壓之。不能
高古。此藏真律公三帖。於右軍臭味。雖不免
稍漓。然縱逸中。猶有謹嚴意。正自飛動可愛。
素師。滕張顛。只此些子。鈴印一。恭壽。又臨苦
筍帖。并宣和御書九字。米友仁跋。款丁未二
月。既望。鐙下臨。虛舟。又臨醉僧詩。又臨徐浩
道德經。自識。右徐季海書道德經。郁郁紛紛。
最有傑思。與其所書不空和尚碑。筆力故當。

無二也。虞舟又臨朱巨川鍾離令告身并解
于樞記自識米氏書史書魯公朱巨川告後
云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據此則
米老但以為似徐書未遽以為季海也。至鮮
于困學始據宣和書譜斷然以為季海書。董
思白遂推為季海真得意作實則視其所書
不空和尚碑才十得三四耳。卒之三二十六
對幅臨林深慰帖自識唐林緯乾深慰帖

宣和書譜所載止此而已。今此本尚在人間。為越州汪氏所收。余從其借觀。留止旬月。愛玩不舍。因慙慙其以鴨綠江片石精刻之。搨數十紙。率被友人分取。以去。此本乃從墨跡摹取者。自謂亦頗得筆。念希世之寶不可再。遘輒亦自珍惜之。中郎虎賁尚有典型。斯之謂矣。虛舟老農鈐印一澍。又臨白居易三帖。自識。白傳到杭州帖。比於寄微之詩。已覺大。

就規程然意思灑灑終不可繩以格律良繇
胸次高故了乏筆墨蹊徑也丁未三月二十
日臨記鈐印一。王澍印。又臨詩帖。自識。右白
傳墨跡。和明悅暢。生態塊然。翻覺顏柳為拘
信所謂散仙入聖者也。丁未三月十有九日
銓下鈐印二澍。虛舟。又臨柳公權公達帖。自
識。以篆籀法作行楷。僅見誠懸此書。把翫久
之。使人有天際真人想。僕論書法。謂歐褚自

隸來。顏柳從篆出。觀此猶信。又臨五帖。又臨
李德裕手牘。自識文饒相業。大有可觀。徒以
威權太甚。甚至使天子有願我毛髮森豎之語。
宜其不克令終也。及貶崖州。不能義命自安。
乃抑鬱不自聊賴。一至於此。旋卒。貶所實自
為之。又何尤焉。東坡儋耳嘯歌自得。卒至身
名俱泰。竟以壽終。烏乎。彼獨非貶斥者哉。辛
之四。二十七對幅。臨唐人李紳平章事告身。

并宋高宗跋自識公垂唐武宗相也以其短
小精悍故世目之為短李會昌二年由淮南
節度使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其告也公垂
分司東都歷河南尹故告有河洛神明等語
其尹河南政治剛嚴惡少遠遁故告有方嚴
寡徒豪黠屏跡等語蓋亦當時才相也然威
烈之過流於刻暴至枉殺江都尉吳湘身歿
以後竟坐湘冤子孫不振固其宜矣史稱述

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告身無之。又稱封趙郡公告。但如舊封贊皇縣開國男耳。恐史誤。其書雖不名何人。然朗僞多姿。具有右軍二謝帖風度。後宋思陵跋亦可備一段掌故矣。又臨李商隱書月賦。自識率更書法多尚脩長。行書為甚。義山此書出自率更。而尤覺長而逾制。蓋自魏晉來無有如此書者。義山作人。絕跌宕不可繩以禮法。書亦猶爾。余臨此。

聊為書中增一殊觀。又臨畢誠歸邠。汝汝又臨楊凝式韭花帖。又臨神仙起居法。并宋徽宗釋文。米友仁跋。商挺跋。自識。右楊景度書。神仙起居法八行。真跡在范一齊。總制家。乃其先大司馬公所遺。曩余在京。於林笏齋。出示余。摹得一本。并虎兒高宗左山三跋。皆摸之。後尚有留丞相文待詔兩跋。則未及臨也。景度盛有名於宋。山谷推為散僧入聖。為魯

公後一人。余竊謂景度險勁有餘。甚和明悅。暢之氣。蓋其生當亂世。氣習纖仄。未暇仰窺先聖賢典型。但以其資質所近。筆力所到。走入狹小一路。故僅可比之散僧。入聖至於曲謨。訓誥清廟明堂氣象。則未或有後來王荆公。余學其書。宜其見訶於紫陽先生也。景度書傳流甚少。余但據所見真蹟。聊復臨之。以備五季時書法。至步虛詞。意實不喜之。故不

復臨也。戊申五日。後三日。虛舟老農。雨窓書。此又臨雲駛月暈舟行岸移八字。辛之五。二十三對幅。臨蔡襄十帖。又臨北行帖二則。自識。君謨北行帖。前帖則余去年所臨。後則從墨跡摸取者。不忍遽棄。聊並存之。丙午十有二月八日。虛舟老人記。鈐印一。恭壽。又臨郊燈帖。自識。此帖純古。中有逸氣絕類。大令嘗從京師得觀墨本。云是涿鹿馮相國家物也。

乙巳九月十日臨明年十有二月九日跋於
二泉精舍鈴印一弱翁又臨金箋帖辛之六
二十對幅臨黃庭堅十帖并向子諲跋又臨
巖雲帖自識山谷此書奇古可愛使得墨跡
持以渡江恐江神急索不以持獻不止也鈴
印一恭壽壬之一二十六對幅臨米芾向太
后輓詞自識向太后輓詞乃米老經進御府
之書平生矜意之作未有過此者真跡向巖

唐氏刻石半園摸勒精良為米老楷法第一
格韻在西園上。余學之四十餘年。遂得神似。
虞舟臨記又臨西園雅集記自識。王澐書課
第一百七十四本。又識。余少時愛臨米老西
園雅集。每臨一卷。必記數目。二十年來大小
凡一百七十四本。康熙五十五年秋。忽患赤
眼。連綿七八年。曾無間斷。以為從此以後。此
生殆不復能書。雍正四年四月。請假還里。杜

門息關塵事都廢於是兩眼復明不用眼鏡
竟能作如許小字試以眼鏡書之轉覺目光
不定今日興到臨此一本迴視昔年所臨曾
無少異然眼疾雖瘳而老狀日至疾病纏綿
有加無已恐此以後并大字亦復不能書願
視此本不得不倍加愛惜矣雍正六年三月
三日虛舟老人書於二泉聽松菴又臨前帖
自識王澐書課第一百四十有二本四十三

本矣。記誤鈐印三王澍。若林隨園又誰以褚法臨米於茲三本矣。此尤當意自謂腕有元章鬼也。虛舟記鈐印一戊申人。又識此。余二十年前書於淮陰曲江樓。於時得褚河南雁塔聖教舊本。盡日臨寫。不輟於手。乃恍然有契。知米書之出自褚。遂以褚法書此本。書成為吾友沈凡民持去。雍正五年秋。凡民以余年老目昏。此生不復能書。仍以見還。再見之。

餘欣同隔世以宣德鏡光箋臨十七帖一卷
酬之凡民遂名其卷為換書幅屬余題識以
鳴一時交契之勝凡民苦愛拙書雖斷簡殘
墨亦收之不忍棄此紙尤所心賞乃肯割以
還余交契如凡民今之古人也六年三月三
日。虛舟老人記又臨米書王羲之辭世帖。欸
雍正五年歲次丁未春二月花朝前九日良
常王澍臨於二泉精舍鈐印二澍。虛舟又臨。

章聖天臨殿記自識此記臨於去年十二月
天寒筆凍殊不能佳今重臨之丁未二月四
日鐙下。虛舟老農記又臨天臨殿銘。明道觀
壁記。自識右天臨殿記以下三種皆米老墨
跡。長白卞令之少司寇所藏。司寇甚珍重之。
司寇歿。妙跡淪落。遂屬葉芳杜問售。及從芳
杜索觀。則已被豪家買去。悵邑不已。此紙乃
從卞氏刻本所臨。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故

當倍為愛護也。丙午十二月七日，又臨露筋之碑。自識露筋廟在高郵湖壩，余嘗舟過其下，瞻拜祠宇，欲求米老露筋之碑，邈不可得。甚以為悵久，欲更書一通屬老友喬介夫補刻祠中，而未果。丁未五月五日，苦雨不休，脚復臨此，遣悶。筆之所如，興與意會，不覺神似。豈米老有知，欲王生於數百載後，補其闕畧耶？他日重過高郵，定當重勒諸石，以果此緣。

也。虛舟老農臨於梁鴻谿上鳳光橋東寓樓
鈴印一。虛舟壬之二二十七對幅臨朱芾臨
張芝帖。又臨米臨蘭亭詩序自識。此米老所
摸亦拙存。老友得自秦中者。黃文獻公稱其
貌不必同意。無少異。文待詔云。當求之牝牡
驪黃之外。董文敏公則謂絕無本色。乃與褚
摸相類。乍屬目以為貞觀時物。三公之論不
同如此。余昨摸褚本。定為米老所作。今摸米

本益信非繆。蓋其摸褚時意在託褚不規規
求似。所以神完氣足無所不似。此卷意在自
名。惟恐不似。故斤斤摸倣。無游行自在之趣。
反覺未為神似。蓋彼則意勝於法。而此則法
勝於意。故也。此惟老於書法者知之。非吾解
人。未易窺此語。丁未長至後一日。又臨米臨
諸家六帖。鈐印一。王澐印。又臨米臨王羲之
至洛王畧二帖。并米友仁二跋。鈐印一。王澐

印又臨米臨王羲之暴疾等帖並宋高宗標
題米友仁跋又臨米臨王羲之大道帖自識
大道帖雄偉秀拔無右軍冲和之氣定是米
老所書趙子昂目以為右軍過矣余仍以還
之米老又臨米臨王獻之新隸帖自識新隸
帖墨蹟明季在吳太學用卿家刻餘清帖中
目為大令書非也此米老臨大令昂觀古人
者當自具隻眼鈴印一虛舟又臨米臨王獻

之筆精帖自識米老臨大令筆精帖起絕一
世信其存意書雨窓甚涼興到疾臨一過亦
頗不失米老妙處雍正七年秋七月三日恭
壽老人破癢之作又臨米臨王獻之中秋帖
自識此米老臨大令書米以此帖為大令第
一帖故喜臨之如此世遂目為大令書誤也
又臨米臨王獻之海鹽帖自識右米海岳臨
張伯英及右軍父子墨跡老友蔣正潭從秦

中精摸以來海岳書法縱逸獨臨古人乃極
謹細如此能事信未可易測也鈐印一若林
又臨米臨桓溫早燥帖并米友仁跋自識此
亦米老書虎兒遂目為晉臣溫文欺耳董宗
伯竟仍之荒率可笑今改正虛舟壬之五二
十五對幅臨米芾天馬賦自識米老天馬賦
致多獨此本清剛瘦勁深得褚法思翁目為
非真宜其來損菴之誚也丁未閏三月朔旦

又臨蜀素帖。自識此蜀素帖真蹟為米老平生第一合作。余臨寫之。須知其從聖教脫胎而絕不道及。所謂不把金針度與人也。又臨詩帖。又臨拜中岳命詩帖。自識此米老玩世不恭之作。如簡兮之伶人。用志良苦。始云龍蛇與衆俱。既云重緘議法口。意可見矣。或以此譏其識趣凡猥。恐非能知米老者。丁未三月廿又四日。試滇紙臨。又臨詩帖壬之四二。

十五對幅臨米芾三帖又臨黃玉帖自識黃
玉帖墨跡有明神熹間為吾宗損菴先生所
藏刻鬱岡帖中未行四字乃損菴書謂此帖
非米老守潤時筆也刻本皆目為米老書誤
矣又臨十四帖壬之五二十六對幅臨米芾
八帖又臨准告帖自識真蹟後四行純用渴
筆又臨珊瑚帖自識米老珊瑚帖真跡於商
邱宋氏見之中畫珊瑚一枝有座座下書玉

座兩小字奇跡也。又臨三帖自識被酒微醺疾臨數紙覺筆尾上拂拂有神在也。翁老鈐印一。恭壽壬之六三十對幅臨米芾十帖又臨三帖自識邂逅己下三劄皆米老真蹟老友蔣子潭以蠟箋精摹一本攜來梁鴻溪喜而臨此丙午秋七月十九日虛舟書鈐印一虛舟。又識畿邑帖曾於京師見之癸之一二十三對幅臨蘇軾黃州謝上表自識右東坡

黃州謝上表藁書秀潤天成深得魯公門法
張天隨與魯公爭坐書藁合裝成冊有以也
天隨多蓄古帖而酷喜拙書既為題後矣念
此藁之不多見特臨一本藏之時戊申三月
上巳。虛舟老農書又臨春帖子詞又臨宸奎
閣碑。欵。雍正五年歲在丁未。冬十有二月端
五。良常王澍臨於鳳光橋東恒齋又臨廬山
寶書并黃庭堅詩跋。軾自製黃自識。此東坡

廬山寶書余未見真蹟僅據戲鴻本臨耳戲
鴻刻最拙惡又不全刻遂使竒寶不得盡傳
深可痛惜癸之二二十七對幅臨蘓軾二帖
又臨檀木帖款右坡仙墨跡丙午除夕前一
日虛舟老農臨於二泉精舍又臨黃州詩又
臨展慶帖自識坡書出自魯公如快馬入陣
主動無敵此帖獨秀整可愛少時每喜學之
但恐丰韻有餘朴老處或當遜此爾二泉寫

公又臨八帖。又臨蘓臨王羲之講堂帖。自識
此右軍書。東坡臨之。點畫未必皆似。然頗有
逸少風氣。又臨醉僧詩。癸之三。二十四對幅。
臨蘓軾九辨。并郭昇跋。龔璘跋。陳淳跋。欽詩。
戊申四月朔旦。虛舟老人臨於惠山聽松菴。
又臨詩詞三則帖。又臨二帖。癸之四。三十四
對幅。臨徐鉉續搜神記。自識。徐常侍書流傳
最夥。此五行用筆矯變絕似陶隱居。探其淵

源俱從子敬洛神賦出故能上接李唐下開
趙宋又臨急就章自識徐常侍急就章董思
白戲鴻所刻中多謬誤十失其三蓋戲鴻之
草率不堪大率類此不獨此帖為然也余以
古法正之使畧存常侍之意其合與否不復
計也虛舟又臨李建中詩帖風后帖許昌帖
又臨林逋二札又臨杜衍二帖又臨宋綬手
札自識右宋宣獻公垂墨蹟清古朗潤近日

徐魯南太史捨命學之遂乃一出名世公垂
在宋室不甚有名而需丐後人且如此況上
者乎恭壽老人又臨范仲淹道服贊并文同
跋自識真跡今在一齋摠制處一齋為文正
賢子孫其葆此宜矣戊申夏五月朔旦臨又
臨文彥博左藏帖又臨歐陽脩二札自識此
五行臨真跡又臨蘓洵臨顧帖自識老泉書
存於世者止此八行圓靜無矜氣坡書雖出

自魯公亦本家學芝草醴泉信有原本也戊
申二月廿八日虛舟老人臨記又臨司馬光
手札又臨范純仁手札又臨蘇轍二札自識
頴濱書大似乃兄而特加秀潤惜世所流傳
者少耳然觀此兩帖流風遺韻亦概可想見
矣丙午日長至鈐印一虛舟又臨釋道潛手
札又臨王鞏二札自識此帖乃臨墨蹟又臨
薛紹彭伯老帖詩帖又臨蔡卞春初帖自識

文正書法。齊名乃兄。而韻度為勝。米重臺極
推仰之。此春初帖。尤淵雅可愛。余此本亦從
墨蹟上臨取也。鈐印一。若林琴之五。二十四
對幅臨宋徽宗蘭亭詩序。自識此宋思陵所
臨。以較頴上本。無毫髮之異。蓋臨頴本也。頴
本闕二十七字。此僅闕五。後有思陵御押。思
陵行九而押為伍。蓋取易飛龍九五之義。曩
在京師。從儼齋大農公借得宋本。初見以為

頴上觀後御押乃知是思陵所臨因絕人事
摸得之丁未長至後一日又識宋苻丞相景
仁藏蘭亭百卷內有一卷為思陵臨賜向子
諲者行列比定本為寬字亦極圓潤據適蓋
其自運本也此卷筆筆規模褚公不惟形似
并其神韻而具得之吾嘗說頴上為褚模禊
帖第一此本又思陵摸頴上褚本第一明眼
人必能契余斯語明日晚又書又臨通神帖

自識。宋思陵書唐風檜風邠風墨跡余皆得見之。風神腴潤與此正同。又臨詩帖。又臨米友仁悚息帖。自識虎兒真跡。豪縱可喜。臨之亦不失其意。鈐印一。恭壽。又臨投閑帖。又臨五帖。自識五帖。皆虎兒書。偽為米老者。曹之格不能識別。竟雜入米老中。此寶晉齋帖。所以為宋刻最下也。第十卷尤惡劣。鈐印一。奉直大夫。又臨張九成手札。又臨葉夢得手札。

又臨岳飛手札自識少保身繫宋國安危乃
心王事一刻不忘如此千載以下見其遺翰
當欲齋咨涕泗况當日乎聞有精糧帖楷帖
精妙大類魯公惜不得見之又臨張說手札
又臨虞允文二札癸之六三十三對幅臨范
成大手札又臨吳琚壽父帖又臨朱熹四帖
又臨張栻手札又臨陸游五札又臨張即之
金剛經自識樗寮書金剛墨跡余凡見兩本

一為母書。一為妻書。此則為其父書者。乃新
安許文穆公家物也。樗寮書出河南。參用可
大。而能自出新意。不受兩公規繩。故卓然克
自立家。足為黃米諸公後勁。又臨手札三帖。
入臨文天祥詩帖。

前副葉積書巖摹古帖

家書

鑒藏寶壘

八壘全

